



藝文中

吳公講堂記

辛承頊

邑廩生

語云不當厄運不知治世之樂言何痛也夫民耳不聞笳角
目不睹戰爭幾忘遭時之幸耳迨寇賊刀兵倉卒禍起生死
決於須臾流離無所紀極於此有人焉萬慮千思期出民於
水火而民遂得離鼎鑊而脫苦海則此一人者實大有造於
一方民而此一方民世世尸祝豈不宜哉邑侯吳公莅萬未
滿三月卽值湖南失守僞黨往來煽惑乃日進屬吏士民講
明大義眾志稍定斗大孤城城守兵屈指可數賊來如探囊
取物公力請增兵固守指陳方畧白良一戰遂使劇賊膽裂

民間婦女被繫累者盡括囊金并移同官之銀贖回之

王師駐劄長沙袁郡實當衝要調撥之夫動以千計又袁城謀挖濠溝需夫數千解馬一項亦按縣派解公謂縣分大小不一完全與失陷尤爲迴絕與當事爭辨情詞俱厲夫馬得免兵燹後殘黎之驚魂未定催科之羽檄頻來公瀝血申詳有乞委能員甘受叅罰等語卽將房舍焚燬田疇荒蕪情形據實具詳數千萬言錢糧一項蒙上憲題免十之八九嗟乎以文吏而談武事鮮不以爲迂矣公獨忠義之教繫乎人心奇秘之謀超乎將畧此豈尋常司牧所能及乎夫尋常司牧知事上不知恤下不媵下以媚上者僅矣有能察下所苦侃侃

而談不顧上司忌上司卒爲之動容改聽如此者乎戊午春饑饉載道公請於府行以金易粟之術凡營運米穀者給之照使關津不阻又將夏季錢糧南米停征饑殍始慶更生焉至若淫雨亢陽禱求立應輯睦文武則調劑之極至養育士類則教誨之極周逃亡未集也則多方招徠之荆棘未闢也則設法勸懲之節烈未彰也則蒐索闡揚之其他善政不一而足茲以

綸音內召行有日矣攀轅卧轍者不知凡幾於是相聚言曰人有一日之恩一事之惠尙終身感佩不忘今公惠萬多矣吾儕小人其曷能忘遂議立講堂以爲公生祠俾後人履庭廡而

道盛德僉曰公之恩流於萬也如此萬之民感恩於公也如此則斯堂之建豈不與南國之棠峴山之石並傳也哉公諱自肅號克菴甲辰進士山東濟南府海豐縣人

重建吳公講堂記

國朝署知府 盧 崧

古之君子其自治也重以周其出而治人也隨時盡分實有裨於民生國社之故而與爲不朽者故能功在一時澤及百世謳歌俎豆久且不忘此吳公講堂所以一建再建而不能已也康熙癸丑歲公宰萬載甫兩月值滇寇陷長沙而袁州盜起人心洶懼欲挾以從逆公不爲動初棚民之居宜分萍萬者苦弁將據三關以叛獨萬安於公及棚首受誅衆無所

奔命歸萬求全弁將要殺之復叛入瀏陽應滇寇公潰圍請救籌畫機宜卒之城賴以全師賴以濟復率家丁訓練鄉勇適滇遊兵破上高宿白良勢將及萬公夜襲之突壓賊壘斬獲無算寇憚之百計啖公公縛使獻其書

聖祖仁皇帝勅曰忠貞可嘉寇平公輯流亡賑荒歉蘇積困清田賦

與民休息此其事彰彰在人耳目間顧公當兵燹之餘而邑之人文猶惓惓焉於北郭外辛氏居額以叢桂書院招致能文之士飲食教誨於其中凡所作育多以文名盡瘁五年內擢中書萬邑人士戴公之恩而不克畱也爲建生祠以奉祿位是爲吳公講堂蓋在北城內康樂坊云丙戌二月崧署篆

袁州敬念我

皇上置守之重體上憲用人之心凡有關於郡治者不憚瑣細以求其要而於文廟及先賢名教之地尤所兢兢宜春學圯則躬率士夫修治完固昌黎書院則酌定章程加增膏火獨郡治所載吳公講堂者崧至萬載而拜謁無從焉邑令翟公廷法日前令於雍正癸丑年已改建

上諭亭奉公於賢侯祠邑人士屢請復而未能也因集紳耆而延訪焉衆情踴躍咸圖所以復之者爰據紳士巢起崧鄧鋹郭至剛辛樹檜辛衢等四十餘人所請爲之轉詳而復建焉時公文孫今大中丞來撫江右聞而檄止之而紳士耆民感激

奮發勢不可遏卜地於學殿側庀材飭匠庶民子來時新守至而崧已赴任蓮花廳矣今年春復奉攝袁務而講堂落成已六越月中爲堂後爲寢左右爲房前之左右爲廊又前爲門階級垣墉旣堅旣好丹漆黝堊有光有輝是可以妥公之靈而告天下後世之爲官者矣公方宰萬時亦祇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豈知一時之政感之深思之永名宦列傳賢侯有祠而邑人猶懇懇勤勤墜而復舉廢而復興如今日也大中丞以閱兵臨萬載紳耆塞道童稚歡迎堂已落成因命爲諸生肄業所瞻顧榱桷躬拜几筵如見如聞如不忍去觀者咸歎歎感嘆以爲榮又豈宰萬時所知也然而維天篤慶錫

福流光維誠有孚凝庶集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天道昭然民彛不泯君恩宗德惟德斯承願以告天下後世之爲官者堂故有紳士辛受錦辛受載辛汝岐等捐田共一十六畝今其後人辛衢辛金壽及辛汝岐等復行捐入仍爲香火之奉又王錫侯捐田八畝浮橋會王都會等捐田一十八畝四分具詳於冊掌之學官以垂久遠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仲春

常公講堂記

敖

璉

邑舉人

吾聞報功崇德者生而尸祝類多建祠又或歌功頌德勒貞珉以志去思要不若相其精神之所聚使其功德垂於無窮邑侯常公以遼左名胄年二十二由成均銓授萬令值吳逆僭亂邑遭焚掠幾絕人跡公下車灑泣曰

天子命吏守土牧民今閭閻流亡田疇荒蕪將何以爲治乃捐貲招徠布給牛種賑恤衣糧民相率漸集然軍供浩繁征繕無藝公曰傷殘之民卧未帖席而又擾之是使哀鴻復驚也罄囊橐以應之民初不知有其事每羽檄到痛哭繪文以頌當事當事亦知其愛百姓而不愛功名甚雅器之南楚往來卒伍時入民居橫索公厲色驅馭纖毫不敢犯甚有迂道不敢過境者當其時疲里絕戶逋欠者多一切陋規痛行革斥不忍束濕重困雖屢被嚴檄公亦恬然署中食指十數常午不

舉炊惟讀書以自遣念民間子弟無力肄業設立義學每月
課校閱後復講論書旨童子試几席飲食必親檢設所拔皆
名雋學宮遭戎馬蹂躪焚毀無遺公毅任建葺貲貸不足為
之質佩器褻刻日告成嘗作文勸民睦鄰息訟孝弟力田民
病疫公齋戒禱神立應山鄉被虎害公繕文告神虎亦頓息
平日精神之所聚不專在教養乎哉今區泮宮之側構公講
堂近校以教近庠以養所以綿公之功德於無窮也紳士里
民屬記於璉璉為公治下士又為門下生雖不文義不容辭
因統邑人之志而為之記公諱維植字晉臣號白山遼東廣
寧人

重修張巖書院記

元學士 虞 集 崇仁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張巖書院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
崖歿子孫遠仕京師弗遑於茲而其甥榮岳孫請諸舅氏捐
貲鳩工繕治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
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
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
嶽則嶽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
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
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
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邊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

於城闕之誼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
跡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遊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
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
有過於此者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勵則德每孤前輩
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
利祿務高遠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
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
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
嶽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
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

馴致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
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二月記

剏建彥威書院記

國朝知縣

郭大經

邑進士

距邑城之西八十里許曰書堂在深谷中羣山蟠互西南卓
筆尖尤秀插天際雖霧常有雲霧洵巖壑佳境也自昔傳晉
習鑿齒避秦苻堅亂結屋讀書於此此書堂之名所由昉具
載郡邑志攷晉史鑿齒字彥威爲桓溫別駕長於史才及苻
堅陷襄陽聞其名輿致之俄以疾歸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
徵召使典國史會率考古錄辨其無避地事殊未思輿致徵

召事在還定安集之日若寇甫至時方奔竄轉徙其尋幽結
屋亦事會適然安得以史闕有閒而疑之第晉至今闕千數
百年其書屋興廢末由遠稽今居其地者爲張氏族焉歲乙
酉余料賓興賞道經其地進詢書屋遺蹟鄉老告余曰久爲
書堂祠踞遺址之半其半侵沒爲田惟墨池僅存余見夫林
木冥晦墨池蒙翳不禁低徊慨慕安得好事者攘之闢之構
數椽於斯俾先賢遺蹟不至湮沒殆盡斯亦有心者之責也
越丁亥張氏謀諸族挈金數百以倡遠近釀金鑄至遂購田
拓復舊規於是備工作庀名材畚鍤競勸斲礮並興構前後
廳事二左右繚以廂旁列書舍十數庖福具備門牖洞達遙

與卓筆尖相拱向額曰彥威書院以示不忘乎古也今秋幸
明經起人偕其徒張教軒走告余屬記其事余作而嘆曰盛
矣哉斯舉也自古學校之教莫先於鄉鄉而爲名賢足跡之
所經雖偶爾流寓亦足爲山川增色特非後之人起而修明
之曷由使韻事長流不終付諸荒烟蔓草間也耶况以彥威
長史才正陳壽三國之謬帝蜀削魏猶有得乎春秋之旨厥
後綱目一書子朱子宗之是其學術之正氣節之高扶入綱
之旣墜振名教於弗熄其流風遺韻固足令百世下頑廉而
懦立矣今以書院之建紹先賢之跡藏修得所英才輩出相
與蓄道德礪廉隅入爲名儒出爲名臣將仁義中正之傳風

俗淳樸之本胥於是乎在若徒求語言文字之工猥爲弋獵
科名之具此虛車之飾究何足語鄉校之盛軌哉則今茲書
院之興謂不忘古在是矣謂不忘古而善師古尤在是矣人
材之懋自可於書堂山谷間期之是役也興工於丁亥八月
迄戊子十月工竣共費白金一千有奇董其事者爲職員張
明芳張堂珩張清元與景周秀中等例得書其餘並勒碑陰
以示後之人道光九年冬月記

桐岡書屋記

明祭酒

胡

儼南昌舉人

萬載治北二里許曰桐岡邑人劉文忠築室其間環龍江之
水面紫蓋之峯宅地之勝蓄古書教子孫際太平之興運樂

邱園之閒暇所以求其志者裕如也其子蓋登永樂乙未進
士擢刑科給事中溫厚文雅足以見劉氏詩書之澤矣昔韋
長儒能教其子傳其經竝貴顯君子謂之重學司馬溫公曰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君子謂之貴德世之人勤一
世以治生各有其業遺子孫士以詩書農以畎畝賈以貨工
以藝子孫賢不肖不能齊雖其業有本末或傳或否亦豈能
必哉故曰不如積德積德者後必昌有賢子孫必食其報宋
時范氏積德百年而有文正公其初孤貧無聊乃能奮志於
學卒以功業顯故曰與子贏金不如一經由是而言士大夫
所以遺子孫者德與書不可偏廢也文忠蓄書旣教其子光

顯矣優游暮齡豈不可淑其孫乎由子而孫繼繼承承亦豈有窮哉雖然積德與書以啟後人固在文忠至於積學術慶以顯揚先德又在子孫之自致何如耳蓋來求文余未嘗一至桐岡其山川景物有可題詠屬之能賦者獨書此以爲書屋之記云

綠陰書屋記

明侍讀

周

叙

吉水進士

綠陰書屋者刑科給事中郭君瑾未仕時藏修之所也其地擁月臺紫蓋諸勝而龍江之水出虹橋以達平曠喬木碧樹濃鬱隱映謂之綠陰池上君祖恕齋父孟牖結屋藏書以教君擇致賢師友相切磋期於有成志甚篤也君承厥志研覃

弗忘既已出爲世用階清顯恒自念所以臻是者未嘗非書之由爲祖父義方之所及不有記焉懼世德之無以詔後人也乃屬言於予予惟君子之學也每卽夫寬閑雅潔之地然後理以靜明節以苦勵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此昔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嶮所以專意肆力而暴著於世也然二君子猶離家庭卽曠寂孰若君居慈孝樂地成爲己之功立顯揚之本乎而君復將宏德業茂繼述彰而大之此又子孫難得於祖父而祖父難必於子孫者也可謂交賢矣雖然先民有言書者用不敝取不竭可供無窮之求今牙籤充棟手澤猶新爲君後者亦勉於斯焉則書屋之光榮詎有艾乎余

嘉君之知所本也故記之而期於無己焉

田下郭氏義塾記

國朝教諭

辛廷芝

邑舉人

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學本聖賢之學故其行爲至公之行及貴顯積所賜祿爲義田族人賴之吾邑田下郭氏慕文正之義舉謀立義學出其祖南軒綠陰二公遺金各七百兩因而欣然助五百金者有若宗國正南二君捐田五百把者有若裕才其次以百以十以兩計者百餘人得金約數千遂購田二百餘畝爲膏火貲創義塾於南壇側橫若干丈直若干丈中建講堂堂之後有廳廳櫺洞達廳後闢花園堂前左右迴廊中闢門皆軒敞堂之旁翼爲齋舍

五十餘間曲而通輿而明門前鑿池以觀魚躍周垣玲瓏見遠山如畫庖湑備具極藏修遊息之大觀也其經營調畫則名都惠和祗申三君之力居多及告竣諸君請記予謂人才者國家之本培植者造士之方今郭姓不下千餘家諸君出至公之心進一族之能文子弟日課以聖賢之道儲其才以爲當世用仰體

國家培植人材之意誠知體要者矣先儒云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將大往者郭敏齋翁創綠陰書屋以課後人其時南軒綠陰二公皆以文名大顯於世今子孫建此義學則其顯發不且後先輝映乎哉經始於乾隆丙申之春落成於乙巳

之冬費白金三千有奇其捐助及勸事諸君併田畝庄所另著於碑以垂後

南坡義塾記

國朝署令楊獻炳

榮縣舉人

皇上崇興文教凡天下學塾有關義舉者例得旌並詳入志癸未冬余攝萬載篆適辛氏南坡義塾以載志請南坡義塾者蓋乾隆五十二年其族長聚等倡義所創立也嘉慶初廷芝炳昭等復輸冊醵金置膏火田若干畝名曰南坡以宋時南坡由隆興來萬爲一族鼻祖示不忘也塾距南郭里許枕山面江形勢宏敞平疇千頃翠浪交輸仙嶺鷺峯天馬諸山蜿蜒秀峙可以遠眺望可以舒嘯歌會講有堂藏修有舍退食有

廳庖湑有所後有圃雜蒔名花數十種喬幹樛枝烏韻悠揚前有月臺方廣數十步有曲池表延數十弓繞以曲垣闔以重扇俾出入有稽而遊冶者無自而入其所以爲造就計者至深遠矣余旣據載志乘其族復以記請余惟古者家有塾塾者塾也以素所熟遊之地萃素所熟習之人深其陶成教自易易也抑又聞南坡之結廬西山也以存誠主敬爲本以格物致知爲功其主講隆興也生徒至者以百數今此塾也萃同姓子弟互相競勸其將專力帖括以爲弋獲梯乎抑亦體驗身心邦家之達由此其選乎吾知創塾者好義以爲倡入塾者集義以爲本大家聲而爲

國儲材胥於是乎在因不辭而爲之記道光甲申閏七月

馬腦山房記

國朝邑教諭曾鴻

馬腦山房者故孝廉張君本初與其友肄業之所也凡十三人其地背郭面流山勢駁賦嶽然累而下故名十三人者總角同師長以志行相矜許愛此地山水佳構書室一區講道譚藝無虛日其子孫卽後圃爲堂如祠宇制巋然十三木主在焉自張孝廉外龍諱長蕃楊諱維鑑彭諱涑辛諱繼攀辛諱汲汪諱朝宗宋諱啟泌龍諱臣勳辛諱受捷余耳其名也久康熙中萬邑士風淳樸無浮僞馳騫之俗而十三人者尤砥名行盛意氣慨然思有所建豎於時里黨平居相議論謂

拔茅連茹可坐致通顯自張孝廉下第以鬱奇死於北諸君子出賻扶櫬歸而塋之相對愴恍如醉夢而曩時豪上之氣不知焉往矣厥後或相繼以沒或混迹升斗或老且病今惟三人在耳其齒晷少如汪君岷山者且皤然七十有四岷山於余爲選貢同年余聞其勇於爲義邑有大事恒倚以爲重今踽踽族黨中漠然無所向卽一人之身而前後盛衰之故如此可慨也然諸君子之子孫皆篤於氣誼余嘗見辛孝廉秀圃於岷山所侍坐立惟謹皆得事父執之道距諸君子之風不遠也人倫有五遇不必盡隆卽觀人者不必遍稽也篤於其一而其他可類徵焉諸君子以朋友爲性命則其天性

之肫擊與夫平日之所講求可概見矣今合而祀之子孫仍讀書前榮楹聞俊見孝子之心也儼提命於先生師友之隆也此禮雖前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豈徒爲名高已哉張孝廉諱明德往歲一等自一名至九名皆十三中人邑人至今爲美談存者岷山名朝祖韓名大學郭名達

重修馬腦山房記

國朝邑令

衛鶴鳴

大名進士

嘗懷謝康樂之爲人欲置身池塘春草間歲辛巳補縣令適得其故封地覽名勝因以訪求文獻有孝廉汪君春圃博學能文端然醇雅昔與同遊齊魯乃今得聚於此又副舉郭君曉齋歲薦辛君涂溪張君帶江辛君曙村文學張槿籬楊古

嶺龍昂軒辛桐菴汪蘭谷龍衡堂從余講藝者韓介侯皆積學立品士也公餘之暇置酒縱談古今以爲快每與諸君子相見觀其齒序之間坐立應對唯謹不徒敦鄉誼也詢其故言其先世同講學於城北馬腦山房者十三人後子孫相視如伯叔兄弟歲時修祀於山房如宗祠制十三木主饗焉蓋百餘年矣余聞其事而起敬因請其遺蹟觀之有楊公慶遠爲之序魯公厚畚爲之記其傳贊出於晚堂辛公月臺辛君通讀之則十三先生之性情行誼學術文章卓然各有以自立而翕然相與磨勵修能於山房者如在目前乃知諸君子之道合志同克有成就其從來遠也夫士習日非相狎相諉

友誼之不篤能要白首者鮮矣而諸君子乃相持於累世百年之久蓋學人以道義相交其托根也厚非世情浮議所能間故十三先生相信於當日者深而十三先生之賢子孫相與感念締固之不忘也朋友之義孝弟之心守先待後之事皆於是乎在吁可敬也邑之人觀此而興起焉講學有源流而卽以敦倫理厚風俗將戶可封也今諸君子將山房重加修葺屬余爲之記余雖不文而樂道其事且以其事之不朽也得附名驥尾爲幸抑余猶有屬焉諸君子之篤於氣誼如此由家庭以及朋友由朋友以及鄉國其義一也今方議纂邑志亦百年未修之業一邑之風教關焉諸君子必慨然同心力以爲之倡風塵之吏所願黽勉以勦其成者也

尙志書院記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益幼時嘗從巢滙堂先生游知其文行之超而未詳其友爲何人也聞有書院曰尙志在城東南蓋先生舊與同志講學處先大夫課益嚴不令輕出家塾益性亦落落寡交游雖鄉先生名跡近在城隅未能一往觀也通籍後稍稍來往諸鄉然於城居反略比官京師十餘年以母老告養歸則尙志書院已煥然重新矣先生之子茂才飛鵬偕諸世好以益嘗從學先生邀往遊焉縱覽形勝周觀庭宇升堂窺奧穆然想見諸先生遺澤及與其後人燕談竟日皆郁郁彬彬有詩禮家

法則愈歎諸先生弓冶之麻因題聯以紀其盛今益來京補
官又十餘年矣茂才郵寄十二先生傳見示益始得盡悉諸
先生之行彌歎滙堂先生取友之端且廣也茂才並有書屬
爲書院記雖然記則奚待於益哉諸先生結社之由與尙志
命名之義則汪岷山先生齒錄序已詳之諸君子繼志肯堂
之美則有邑人士題詠卽益聯亦已及之又奚藉記爲哉抑
益竊有進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夫志必兼行
則非徒志孟子言尙志必曰居仁由義居由者行也夫必先
明乎仁義之是非然後所行不疑此不可以無學矣若徒高
自位置以爲不與俗伍而曰吾以明道自期也以希文自待

也微特好大言而遺切近且恐誤入於非仁非義而不自知
岷山先生序亦云居敬窮理反身實踐益以此二語尤爲尙
志要義諸君子旣皆淵源家學建書院以承其澤入斯院也
必皆相從講學使行與志副無負乎先人之訓可知古者一
處士居鄉鄉之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况合十二先生
之裔各尙其志各敦其行以風示一邑乎師道立則善人多
此之謂也風化之成在此矣諸君子其勉之十二先生者郭
肅齋治清龍敬齋培禮郭健齋秉毅汪鷺峰發楫郭景堂溶
辛正軒魯郭觀堂瀾辛晚堂廷芝汪淮堂發峻王蘊齋昌隆
張琢齋焜圭以齒序滙堂先生居九皆積學敦品人也因書

院所自起故備記之遂書以歸茂才

浴花軒記

國朝知縣 汪學訓 上高進士

余幼讀書爲文章喜翻花樣老師宗匠以爲秀色可餐屢蒙賞異迨春秋二闈擷華取實出知河南桐栢縣栽花餘閒輒復論文旋以親老改官饒州教授日進生徒課之桃李盈門幾忘身在青氈冷署中也萬載彭子明直與從兄孝廉元升以粲花之才提唱風雅爲鄉里引重寓書於予求爲浴花軒記予謂文者心之花也儒者讀書十年養氣十年本之經以沃其根參之史以濯其幹擴之唐宋元明諸大家以澤其葉漱六藝之芳潤挹諸子之菁華挾藻摛華而心花開焉設色描神而筆花生焉平者奇者穠者淡者層層闢巧步步入勝令人目迷五色而應接不暇又况秀骨珊珊花之君子也精氣內蘊花之隱逸也光彩煥發花之富貴也蓋其浸淫於卷軸者深故其發於文者麗也今彭子旣構斯軒復於隙地雜蒔花卉比艷爭妍每當花晨月夕與羣季招子姪及近村子弟之肄業其中者品花衡文務使文章之花樣一新將見榜花盛放探花於上苑簪花於大廷於以上助菁莪之化下增桑梓之光也無旣矣因不辭而爲之記

平曠書屋記

國朝知縣 李榮陞 邑進士

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兩端之準也於人然山水胡不然記遊

之籍汗牛馬責其毫髮無憾者名勝難言之况僻壤哉舊苦
大曠山巖崦過輒掩目家人更以問舍爲鄙柔峯曠壤悉他
歸年屆半百從兄弟授先人薪土以此自聊焚廟芟植旣雨
旣暘異日過之嶄者蓋張禿者纓披不惡而美轉拒爲迎試
進探其奧得坪焉級而左之再得坪焉辰向而睇後辰前呀
兩抱洞若川橫嶺互相依不捨高明游息之觀粗具於是授
意山民迎東曦立把茅爲耕讀庇園林渠沼其成以漸亦久
已置之者艾遂食萬里攬山之宗過飫生噉投老歸來譬之
病後虛空所甘蔬糲他不樂聞間過有力者柔曠之墟淡如
也噫山之美惡有定而無定人之愛憎益奇而益常豈不亦
以時哉或致詰曰如翁足跡半天下又多嗜奇何由拳拳足
跡固舊所不滿也鄭重學徒而爲之說吾弗解請揭此義
以對嘉慶丙辰記

石溪書院記

國朝尙書

初彭齡

萊陽進士

余與星嶠交歲之庚戌來館余家居數載深得其爲人并悉
家世星嶠家萬載古稱康樂地多佳山水而城南郭村爲尤
勝天馬鷺峰聳峙左右村之東山曰石城峰迴路轉有石關
焉一水潺湲從關出曰石溪沿溪而南有石壁若屏豁然軒
開贈君禮堂築室其間顏曰屏山書屋蓋教星嶠昆季地也
循溪之北其地平曠溪水環匝復構石溪書院置膏火以教

族中子弟夫古之君子學以致道而學必擇山迴水繞幽深
明秀之區江右若鹿洞鷺湖結構皆在勝地而理學名儒忠
孝廉讓之士往往出其間蓋山水之情與詩書之澤相摩相
盪漸漬久而融結成性故一旦致身通顯躁進之風絕勇退
之見明若陶靖節之三徑松菊歐陽永叔之歸田遂初德業
交隆身名克保良有由已贈君志篤于斯築室購書匪惟訓
迪子孫且以訓迪宗族使不失鹿洞鷺湖遺規其所以造就
而漸化者蓋有本已今星嶠成進士宰皖江而叔季偕諸孫
及族之子弟俱後先噪費序稽古之榮亦蒸蒸矣而贈君造
就之心要有規乎大而不規乎小者以星嶠之才之學非不
可耀功名迺大異俗吏之所爲退而教授廬山不數年又退
而講學閩左殆承贈君之志日與族之子弟藏修其中蓄道
德能文章砥礪廉隅必有得夫理學名儒之爲之者家學之
傳人材之茂自可於城南郭氏徵之抑又聞贈君性樸誠足
不入城市好行其德不欲令人知夫陰行善者子孫必昌况
復貽之以詩書之教廣之以造就之方世澤相承豈僅書院
擁山水諸勝已哉贈君之德固有以相衍於無窮焉矣余故
樂記之并致遠企之私云

啟元書院記

國朝知縣

郭大經

邑進士

啟元書院者少宰辛公筠谷偕同志所建也當嘉慶辛酉至

辛未之間少宰方以侍御告養在籍與其仲兄淑郵先生從子敬堂先生並里居一時守正循禮法之士若恬齋劉君竹齋王君持恕張君素先袁君桐村陳君春圃汪君鑑浦高君相與爲友稱莫逆此數君子者蓋皆明義理識時務申流砥柱不牽制於世俗者也既以志同道合久要不忘歷歲寒而不渝其節而又欲數家子弟篤守前謨世以爲好乃各隨力所能及捐金助田將買地爲講塾使後起者肄習其中因取貞下起元之義而名之啟元爾時尙未有書院也事越十餘載少宰與諸君子先後歸道山存者僅竹齋恕持鑑浦三人鑑浦又出宦弋陽於是竹齋恕持乃率諸先生之後裔購龍

江門外屋數椽隙地一區前對龍河後枕龍山山水明秀地勢爽塏無城郭之喧得靜觀之樂於讀書求志爲宜適邑修志乘將付梓竹齋恕持乃哀輯其事之始末而屬予以記余聞之易曰元者善之長觀諸君子之生平出則敷經綸於廊廟處則式道德於鄉閭霖雨之澤廣被蒼生詩書之華壽藏石室

朝廷所謂名臣邑中所謂正士可不爲善之長乎抑且鳳毛蔚起後嗣多賢類能以文章世其家躬逢

聖天子右文之盛海內俊良共樂升庸吾知諸君子之裔必有拔幟而登搏扶而上掇鄉會

殿試之元以爲前人光者由是而貞固以幹事體仁以長人爲
國家培養元氣俾世德之駿烈傳諸奕禩永永無窮用以仰副
諸君子之志而爲書院之榮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樂類書屋記

國朝安徽黃丹桂金谿
太和知縣進士

瑞麥之生兩穗紫芝之產九莖世不恒有造物者亦偶破其
慳而出之人爭羨之復不容以力致之故足貴也萬載爲江
右名邑泉壑清奇所鍾毓多倜儻瑰奇之士文章氣誼之儒
未易一二數頃者訪郭君星嶠於南康學署銜杯道故指座
中客曰此辛栢坪先生吾邑之同年入泮者也具言同年入
泮共十八人閱今幾四十年存者尙十有三前歲爲袁某同

年七十壽座上滿矣而我十三人者來而翩然望而皤然醉
而頽然羣誇爲天作之合遂重訂年譜剖貲數百餽邑錦衣
坊構書屋顏曰樂類并置產爲會課資以繼馬腦山房之勝
焉因諮所謂馬腦山房者蓋其鄉先輩集同志十三人之所
作也至今稱十三先生考宋之世文潞公偕富鄭公等爲者
英會嘗得十三人馬腦之十三人殆景仰追踪者歟而今者
以希有之奇逢符不可增減之成數雖其間半以諸生老唯
星嶠成進士然皆礪名檢能文章龐眉壽耆卓爲一鄉之望
旣無忝於前賢而且向之十三先生成於人今之十三先生
成以天兩相輝映間不覺後來居上蓋天巧過之矣猗歟盛

哉曩余承乏太和旣罷歸星嶠來涖斯任英風爽槩邑號神君余兩人判袂時自分繼見難期已未幾星嶠服闋當補縣竟毅然捨去改就南康鐸而余得造訪不可謂非奇緣也因面得聞十三同年之盛益嘆其奇屈指余入泮之歲亦同爲辛丑同出於胡豫堂夫子之門則更奇昔遠公結蓮社於匡廬強致陶彭澤而謝康樂以心雜擯不與然後之談蓮社者莫不有康樂在余固金谿籍不能濫廁於萬載十三人之列幸獲爲文以叙之俾異日知十三同年之外別有一同年猶之蓮社之外別有一康樂亦一段佳話也夫

文聯書院記

國朝邑令

衛鵠鳴

大名進士

孝廉袁公平階爲余言曰其鄉有文聯書院鄉之前輩敦於義而相與以成者數十年來篤志好學之士往往使之改得多所成就請追記其事以爲勸余時以簿書殷繁未之及引疾後何生蔚春以事略來何與袁皆先後講學於茲院者善士也院曰文聯取以文會友之義余謂朋友講習文其所肄業也兼以友輔仁之義乃以進於道離仁而言文其文可知也今人之文不如古其仁有間也由文而進於仁其文醇矣而文其餘事也茲院之設起自乾隆三十一年生員喻顯達曹夢龍大學曹茂芳曹挺高辛芝萱喻顯燦曹廷珍喻聖言業儒者喻鴻高林發雲王熙化王熙孔聯貴生息越二十七

年乾隆壬子建斯院爲養育人才之地當日十二人者相與
勸善規過喜慶相賀疾病相扶社中子弟相視如家人至今
每歲十一月合社中子弟祀十二先生於院遵守遺規不墜
吁朋友之道孝友睦姻任恤之風俱於茲院乎備矣豈徒文
乎哉余又有觸焉茲事之舉起於聯貲二十四金未三十年
建院之時得二千餘金此其積累之功爲何如也爲學之功
在於積爲善之功亦在於積天下之理相生者也人心之德
立而不孤者也學者有所得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由一可
以知十可以貫百千通萬理焉爲善者義理之心旣動持守
而擴充之將不可勝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無非
由積以致之也吁世之學焉而無成偶爲善焉而不足以自
立皆以得少輟止不復因之以求其所未至而並以失其本
來不亦惜哉會文者其課之志在進修亦如先之建斯院者
之善積也與之進於仁可矣豈徒文乎哉

聯元書院記

國朝 廬 焜 邑舉人

古之儒者旣敬業樂羣又論學取友非徒博習親師也余自
嘉慶丙寅歲肄業於灣溪之上達齋已歷有年矣見從叔副
貢及暉優廩及暉郡庠及暉昆季與邑廩及涿郡增爾素爾
訪邑增胡炳鎮郡庠元英翹楚胡廷元國學翹植胡蘭儒士
及濂後杰李雨芳諸先生等共十五人相聯課文觀摩志切

以同族同鄉之好敦相應相求之情久欲起一書院以爲志道之所如工之有肆然頻年升墟度原尙未卜吉甲申冬羣相鼓舞適於羅城烏泥山麓擇立書院屬余記之余雖自揣才慙襪線言之無文不足以表書院之美竊喜其志定於前果克成於後也夫羅城居邑東北境爲晉康樂舊治山峙似屏水繞如帶前人每詫爲勝地孝廉辛皖堂前輩題詠曾有四面千峰合雙江十里鋪之句書院踞西南層巒疊拱羣流交滙縱不克媲美于鹿以洞名鶯以湖稱亦髣髴昌黎之依山龍河之面水焉諸先生之現存者五率其後之人終年課讀以時享祀世世講習永敦友誼將見今日相與聯師儒聯

朋友聯兄弟異日必如貢少翁之彈冠待薦王文正之試屢高魁由是而班聯玉筍名聯鴈塔官聯鸞序實至而名歸洵足與古之儒者並垂不朽也敬書此以答之道光五年乙酉孟陬月上元佳節

嘯竹齋記

國朝知縣

習家駮

分宜進士

昔胡翼之秉鐸蘇湖嘗建經義齋治事齋一時能爲士者能爲吏多出於兩齋之中此齋所由立而後來學者宗之也觀溪廬氏家康樂北偏前明篤學諸君子別構一齋在族之西南隅植竹千竿迎風嘯咏因以嘯竹名焉歲壬寅予以伯兄授徒其中嘗一至焉已覺別有洞天纖塵不到越四載而予

又忝西席於是此齋之足供玩賞者乃得盡收之耳目間矣
齋之內宅窈而深齋之外地宏以敞修篁聳翠繞徑扶疎其
北則錦水潺湲聲長在耳而南望晴峰末嶺青蒼鬱勃之氣
直排闥而來游息其間可以淪性靈可以揚風雅可以壯豪
思而飛逸興名教內有樂地舍此其奚適也諸生有起而請
者曰是願有記予謂齋之有取於竹豈徒邇延野綠遠混天
碧已哉古來高人傑士往往寄跡此中故結伴於林則賢焉
而七聯社於溪則逸焉而六其心虛儒之謙以受益似之其
節勁儒之立不易方似之其勢拔地而參天儒之才凌霄漢
胸羅星宿似之然則曷嘯乎爾曰此自然之天籟物必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松之濤也其聲奔以放蕉之戰也其聲粗
以厲孰若此嘯焉者之戛玉鏗金答遠響而生清風乎况伶
倫典樂未截鳳凰之管先鳴嶰谷之枝嘯固天地之元音而
得於竹爲尤佳也儒者默識此意通之於身心性命以扶質
而立幹將見鼓吹大雅和其聲以鳴盛奚必不由此而基故
學之爲良士焉學之爲良吏焉則是齋也卽謂得經義治事
之遺意也可諸生勉乎哉

尙古堂記

元吳澄臨川

人之所尙有萬不同尙名者進取百途以斷於升尙利者計
度百端以斷於豐其他小術未伎足以溺心蕩志者皆能使

人尚之終身而不厭嵇康之達也而鍛劉毅之雄也而博則
其下者又奚足怪夫其所尚之不同由其識之不同也識之
卑者所尚亦卑萬載黃元瑜循循謹厚處家處鄉未嘗矯激
以求異於人而其尚自有與人不同者若名若利若小術若
末伎凡世人所好一切不知尚作堂於所居之偏聚羣書及
法帖名畫充牣其中而匾其堂曰尚古予聞而加嘆焉蓋人
之所尚者今而元瑜之所尚者古彼尚今者喜其快已喜其
銜俗而笑尚古者之淡且迂夫孰知淡中之至味迂中之至
樂哉孟子言讀其書誦其詩論其世尚友古之人斯堂之名
於孟子之言有合也其識不亦高乎元瑜之所尚固已高於

人而予又爲之次其品法帖名畫古矣而未爲古也古者莫
如書書之有集有子有史古矣而未甚古也甚古者莫如經
春秋古魯史非司馬遷班固以來之紀也儀禮古周制非叔
孫通曹褒以來之儀也風雅頌古樂歌非蘇李張平子以來
之五七言也書經爲上古之書易經爲三古之易古莫古於
此孰有出其上者黃氏之子若弟沈浸乎是含咀乎是因古
經之辭學古人之道得古人之心則居今之世而與今之人
異此尚古以淑其子弟之效也其與尚今以誤其子弟俾日
趨而日下者相去之遠奚啻九地之視九天也哉元瑜名壁
爲椎棊都轉運司屬官在江州爲予言其作堂之意而予筆

萬壽縣志卷二十九

采吳章廬集補

之以爲記云

元學士虞集 崇仁

萬載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其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

冢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摸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源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

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采學古錄補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元學士虞集崇仁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慍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瓶甕甃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萬載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嘆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思小人

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自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略無一事之跡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跡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

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
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申以所聞於臨川者而
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采學古錄補

雲松巢記

明初梁寅新喻

寅與胡君志同締交五十年凡海內之士少歷江湖而老安
巖谷如吾二人之相與者蓋亦罕也君於學博洽而爲性冲
素家昔在洪厓之下往來經彭蠡瞻廬阜又愛夫五老之峯
思爲雲松之巢而累於盛名志未之遂迨職教上高遭時轄
阻晚而結廬萬載之野涂谿之上乃曰白雲蒼松吾朋儔也

紫厓翠谷吾亭宇也身之安於是者心之樂於是奚必匡廬
哉乃名其廬曰雲松巢而寓書於寅屬記其槃寅復之曰太
白之欲巢雲松也歲月之弗逮而素心之竟違君今以耆年
恬處獲遂初志前人之所不得者得之矣而盍亦觀於雲中
之鶴乎其翱翔乎埃壘之外超越乎溟渤之間朝與王喬俱
夕與偓佺遊耀羽於扶桑揚音於丹邱樂何如也然在林之
思恒不已者何也靜之欲動動之欲靜其天者然也寅與君
弱歲相好白首弗渝山巖之棲時同意合方將覓雲松之巢
挾丹霞以締盟指白水而旌信詎非願與君名泰其族出於
華林文章翰墨之傳於時者士大夫共知姑述其高雅之尙

云爾 采石門集補

青陽歸隱圖記

明徵士 梁寅 新喻

敖君遂初家於萬載縣之野青陽山之傍當平時其伯父及先君以富貴文雅著稱其所居亭觀之美枕高跨深林穹石峻澗幽泉清而一時才名之士或經其鄉則必造其門遊觀之娛宴談之樂必流連意愜而後去兵興以來巨家俱毀今朝創業雖強鎮之悉平民生之復遂而君之家竟隳矣君以嘗食前朝之祿微至闕下於是思其山樓之樂而自號曰青陽者因求孫子林氏爲青陽之圖且屬寅記其左按圖是山在其居之西南可五里而屹然其中者曰青陽道院君之伯

父玉谿翁所作也道院之左曰曾文迪之墓文迪唐末塾師楊筠松之弟子爲敖氏相葬故卒而葬於是也其右曰西爽亭以西方之爽氣爲可挹也西爽之西曰巖巖亭其前有雙石如門如亭峙乎石之上者也二亭之後其左曰白雲窩蓋周圍皆石而其中寬平可坐者也右曰鴻濛與取杉之存膚者以爲亭之材而又覆以杉之膚蓋唯樸之尙而同於古初者也又其後曰碧霄壇於是而雩祭也山之北爲池池之中三石參立者名之曰小蓬萊取其象也是山舊名觀邱而易之曰青陽本之道家言言人必受東方生氣乃可仙也山周圍十餘里其西南北三面水縈之如玦堊家以爲有朝拱之

象焉則宜其地之靈也寅嘗觀世之人莫不有所嗜其嗜之在是則樂之在是也凡以富以貴以飯啖以菹博以聲伎以遊畋無非樂也而一或失焉則愠且戚其甚者至於鬱悒而或傷其生焉斯嗜慾之弊也唯君子之樂則安於命適於義故無入而不自得焉雖顛沛之甚憂患之久而樂固自若也敖君之客於京師也其於山棲之樂不可得矣而察其中則夷然以安觀其外則粹然以和與昔若無異者則所謂無入而不自得益庶幾乎君之得請而歸老是山吾知其後之樂又有踰於前之樂也審矣君之家凡亭觀之美鉅公才士形之文辭者多矣而今皆泯焉况又託之畫圖而又藉後來之

記述安知其不同於泯者也是可感也雖然君之知貞也久則固不可以無述此記之所以作也

采石門集

志喜堂記

明侍讀學士

陳

循 泰和
賦元

刑科給事中郭邦器作志喜堂於家請予爲記蓋邦器在文皇帝時天子親拔於千百人之中成甲辰榜進士世之皓首窮經不得登第者而邦器登第焉其喜一也既第進士卽賜歸里自幼至長之所游六親故舊之所在一旦被寵而行其喜二也夫學貴於仕仕又以侍近爲貴邦器官給事中日近天子光其爲侍近而貴非耶其喜三也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顯親揚名邦器居官三載克稱所職蒙恩贈其父孟臚甫

爲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母爲孺人非顯親揚名者乎其喜四也夫喜爲人情所同有耕而得稼商而得貨孰不可喜其所喜非吾所當有也學而得於古問而得於人思而得於心辨而得於師又孰非可喜其所喜固吾所當有矣然可以喜其身而已而不足以感發於後所喜足感發於後者其惟邦器之志喜乎志喜者堂而志堂之所以名喜者文也堂存而文不泯郭氏子孫有不奮發而興起哉郭故萬載著姓邦器大父彥正甫積善務義則其所以致今日者豈無自而然耶因記其堂推本而并書之

餘慶堂記

明侍郎 汪道昆 歙縣

余自謁告居邑得二丞良先後甫及三年遞以令遷去金故楚產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入疆余業已日偉之矣卽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墊江三老謂余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一少府於邑宜未得少府於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矣祖以詩自負而處士禰孳孳務明經祖嚮禰言孺子何慕羶爲也古稱孝友爲政無寧遂遂以希儻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驩居常視食上下問衣煖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士雖謝估畢其躬行無讓齊魯諸儒於是縣博士旅舉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

穆考卽位少府奉詔起澤宮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
遺之以孝友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
夫列邑貢士於廷率中歲以爲次間一奉詔則舉擅場丞雖
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舉擅場爲令
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行易闕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艘望於颿風有餘怒
腹堅於澤水有餘寒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善有餘慶言重積
也少府其席此哉余然其言蓋不忘其本者矣在禮大孝尊
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乃若處士修之於家夫非善養也與
哉父命之儒童習而白紛辱也父命之仕波流而乾沒辱也

先帝首下明詔羅異材主上方破拘攣振淹滯耽耽而欲得
士無寧以一塗失之少府以彼其資會逢其適命之儒則儒
術振命之吏則吏治興蓋庶幾弗辱矣比年詔求異等皆得
與公車之士並徵由此而譽命逮親令問顯世駸駸乎尊矣
培之而弗辱拓之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爲基處士之所築也
漢治最爲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於文翁而壹
稟於躬化夫以邑則墊江爲險以政則令爲專親親長長而
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席家慶以往第與境內共之卽
未及下車有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檄而過里門省封樹
覲宗祏寧無怵惕之心乎優然如將見之祖福且欣欣有喜

色矣賓客之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堂之慶未艾也

靜觀亭記

明邑教諭 喻 淳

成化四年東粵海陽陳侯琛來知萬載事下車之初慨然慕漢唐守令遺風律已廉愛民惠越明年化行俗美百廢具興公堂之後舊有亭曰儼思乃退思之所歷年寢遠棟宇頽歛侯重葺而新之更其名曰靜觀屬余爲記竊惟仕而優則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德退休之暇吾知侯優游其間心與造化俱身與神明接程子所謂觀物於靜中自有春意最可體仁予於陳侯徵之矣夫亭昔名儼思思則生於心而

由乎中今更以靜觀觀則寓於目而應乎外內外交養動靜不失觀我生以觀民生將見事修政舉本成己之德推之以新民民革舊染而從新政樂雍熙泰和之治遂相生相養之天漢唐守令豈得專美於前哉因記以名亭

正人軒記

明倪 棟 上虞

余友葑石陳君治萬載期年政成構軒於廳事後而休沐其間喬栢陰蕪挺如翼如請名於郡大夫鄭公公曰古有正人如松栢當書正人軒於是陳君走价數百里屬記於余余惟世道之衰由於奸邪之亂正而邪說之肆起於正學之不明士之林不可勝計其爲國家荆棘者何限藉令朝夕奔走彼

自以爲庸國家直桃李視之卽亡此百輩何足慮所慮者無
正人耳貫四時厯十禩如松栢之不改節則掄材者亟收焉
才智之徒方其無事攘臂扼腕以爲誠得一當稷高逢干易
與耳及當利害輒如衰柳敗楊隨風而靡賢不肖之相距奚
翅萬里哉雖然端人正士衰世豈盡無之而或身遠名滅反
爲奸人竊笑者何也正學不明而邪正之勢不兩立也姑蘇
專而萊公遂臨川柄而溫公行此非較著者歟然則栽培之
機亦顧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正學昌明正者榮晉邪者退
屏患不正不患正之不行也陳君負瑰奇之才嘗與余登九
峯之巔四望寥廓海濤接天慨謂余曰丈夫氣岸當如此矣

比治甫期而頌聲四達諸所建白足載令甲則其爲鄭公所
屬意宜也鄭公正已率人而陳君附之相遇若斯豈非正道
之大幸哉然則茲軒也豈直一時甘棠已歟陳君與余同邑
家世廩仕以正道顯鄭公閩之侯官人壬戌進士從事正學
今爲良二千石表正於袁

因心堂記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邑大北門外有垣屹然時衢兩圍門出入中鐫因心堂三字
蓋王公寅齋李公厚岡諸先生衆建也先是王寅齋先生約
同志七十人醵金共倡義舉邑之死無棺者取給焉先生專
司其事數十年有餘貲置田若干畝棺之施益以裕嘉慶四

年先生季弟雲亭偕劉君恬齋等迺建斯堂爲議事會稽所
又念七十人始事功並設主以時俎豆其間內饗堂外廳事
旁有廂司香火者居之旣而族兄月臺請記且曰因心者非
以市恩也因心所不忍而有斯舉因心所不忘而有斯堂云
爾予聞而趨之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言不忍其暴露也
昔先王因不忍之心推之以同於民故四閭爲族使之相葬
下無道殣之憂上有不費之惠風俗之厚亦由茲焉今是舉
也旣有合於古者相葬之義又非因上之有令而然不因乎
令而因乎心充是心也爲惠於鄉里又豈特相葬一節已乎
抑雲亭諸君子克恢前緒作堂以垂永久且勸後之樂善好

施者其意甚美因不辭而備書之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春
月

惜字堂樂助題名碑記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嘉慶甲子秋旣有惜字會之約以爲製箋募工各鄉市隨時
收送則字可盡拾而必無遺踐也樂助所入購田收租供費
用擇人經紀則事可垂久而不至侵虧也然又以爲義雖甚
正事在不急恐助者寡而會終不成也旣同志諸君領帖四
出勸書不數月輸者雲集帖凡三十季冬帖金並會約可得
四百餘金其現交者已十之七八卽以三百多金置柵上田
四百餘把今年夏又得蠶源汪君耀宇助南源沖田二百多

把計以供拾字之用儘足于是砌礮嵌石而先錄樂助芳名
以其數多寡爲序而記其事于石也夫當其會議之初惟慮
應之者寡而事未必集及領帖出期年竟獲有成固諸君子
經理之勤哉亦以見吾邑樂善好義之多有其倡之無不應
矣以文字爲聖人之作造化之祕理宜敬重義雖正而事在
不急者尙踴躍如此又况于救災捍患一切急公之大刻不
容緩者乎是會也成脩而息之除製簞贍工拾字諸費外倘
有贏餘或可稍資備荒及助脩袁郡試院之用其爲益將不
特字無遺踐而已然則諸君子樂助之功豈淺鮮也哉若夫
字之宜惜及惜字之膺厚福則前帖引已詳茲不復贅嘉慶

十年歲在乙丑十月

重建雙虹橋記

明學士
張元楨 南昌

橋梁之修於有司詎爲重以大者然古人曰小且理矧大輕
且舉矧重今人曰庸有司急者勢否則利利急第撲滿於已
遑民焉軫勢急第簿書期會之劬遑民焉塵茲其故事則末
而有司臧否焉攸繫亦弗小也萬載縣左有橋曰雙虹覩於
元季國朝洪武永樂間圯而重修之至今成化乙未夏霖猝
溢復衝廢涉者病焉縣尹海陽陳君璨惕然曰茲非吾責哉
乃伐石斲材擇人程督仍故址梁而甃之樓七其間甃三滴
叢之飛檐繫之風鈴修百尺廣尺十二崇尺二十復橋北立

關王廟以鎮之龍江南浦間病涉者免矣工肇於歲乙未八月訖於歲丙申五月陳二尹衡王判簿琇喻掌教淳葉司訓福僉曰茲功弗官糜弗民騷匝十月而成侯誠良厥畫者微有以章之久疇能知之相與植石橋左而亭之走走生員辛容李升可吾記吾謂陳君善績在民殆弗勝書卽茲橋之剏而前此有司愧於民多已夫先王之政舉自不忍心建橋以利涉亦不忍心一端也使天下不忍心人人乎陳君一橋之成於王道焉弗備於世道焉弗隆然而難矣成化丙申冬月之吉

修建雙虹橋記

國朝知縣

郭大經

邑進士

倚學宮左畔有橋曰雙虹創於元季黃竹關舊矣有明洪永間圯復修至成化乙未縣尹陳璨重修之閱歲水又圯邑之人以工之屢疲也無有議而復之者行人病焉時宋先世一鳳公獨挈貲甃東西兩岸中立墩旁闢輿道二階級亭欄畢具功其偉哉自時厥後宋之族丸疇疇之子良彥以時修治越

國朝康熙間彥之孫復承先志續修之雍正五年橋面亭欄悉壞重鋪石新欄楯更覆以屋兩岸勒石尋作久遠計謀諸族得四十六人偕於是歲取貲貲益廣積而至於乾隆嘉慶間頻加修砌近復撤屋建臺亭於其上高瓴飛楠左右列廡十有

一百貨雜陳鬻售梭織往來者幾忘鴈齒之拾級也夜則篝燈防步躓其爲功於橋者美矣備矣夫橋之作也所以通行人作於始者難作於繼者難作於繼而復作於累世子孫者尤難以斯橋之扼市鬩齧水衝其屢修屢圯亦云瘁矣故竹關後裔無能爲役浸假而聽於官官以時率作糜帑金騷民財卒無由善其後藉非宋之先世起而建之後之子孫因而重之曷克自明閱今上下數百年不煩官不役民而橋之屹然亭之巍然與學宮環拱美且備若斯哉此以知宋先世以心濟人大有造於邑者而其子孫克承先志猶兢兢廣濟人之心相引於弗替也是其世濟之美皆可傳也已或謂雙虹之名始於竹關之嗣或又謂宋公一鳳其字雙虹學宮泮池嘉靖間雙虹迭見僉又謂橋之瑞應要皆傳聞異辭而宋族之有功於斯橋固較然不可泯者余故踈實書之以爲邑之世行其德者勸道光元年仲秋月

南浦橋記

明主簿謝詢東魯

縣之南爲適郡通道行不一里有溪流自西南來縈帶其前使命往來邑大夫送迎必涉焉故昔之爲政者礱石爲橋架木爲椽爲屋以便行者橋之有亭舊也壬辰以來燬於兵燹十五年間無有舉而復之者今朝廷清明邑大夫幕賓皆時英傑庶務集而百廢興橋之復舊蓋有其時也邑人文泰卿

者精於醫賴生活者衆悉以其報德之貲獨力爲之屋凡九間若柱若梁若椽若桷直而壯樸而不華內則因柱爲扶欄外則通爲版壁以障風雨簷棟黝聖規模一新活人而得之濟人而用之皆出於中心之誠而非尙浮屠因果之說徼福於冥冥之中也主簿黃君以正書南浦二字以標其額東魯謝詞簿官之迹老於江南南浦固通於道塗者也登斯橋也覽山川之奇勝懷故鄉而不可到仰其命名之義思文通作賦之意烏不爲之悵然也哉因述以爲記

重修南浦橋記

國朝邑令

范廷鳳

鄞縣進士

余奉簡命承乏茲土講學後遍巡城郭見他處城垣多據陸地而水繞其外獨斯邑不然南流之水自竹山洞發源迂迴貫入城中直抵北境始匯大河則城南之有南浦橋城北之有康樂橋連絡城堦橋存則城完固橋廢則城中斷係往來要衝尤爲一邑鎖鑰關蔭地方豈淺鮮哉南浦橋於丙午年洪水爲害巨浪奔騰損兩岸破中墩橋面中陷行人病涉余目擊心傷慨然念除道成梁縣令事也因謀諸父老爲修葺計復詢橋之所由建僉曰辛宦圖猷蹟也其先不可知自萬曆己酉歲辛公繼創及崇禎九年橋復壞公子生員啟夏啟商啟周繼志重修已數十年於茲矣漸卽傾圮其後嗣復議修之以光先德余因力爲勸勉辛公後嗣生員辛瓊偕弟勤

學等不惜多金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橋成余深快往來者之不病於涉而城垣藉是以鞏固也又喜辛公之有賢嗣能繼先德於不墜也因序以志喜勒石垂不朽云

重修南浦橋記

國朝邑令

程元度

長洲

距治南三百武有橋曰南浦爲適郡要津凡使命往來負販步趨者必由焉建自元之大德至明正德中山水衝圯有宋氏女良貞捐貲重葺及萬厯己酉復遭水患邑孝廉辛圖猷解囊再修嗣後屢補屢塌僅存廢址於是有臨河而興嘆者矣余旣服官此土舉廢興墜皆余責也緣阮囊羞澁未及施行乃辛氏後昆繼承先志謀欲復建是固先得余心者但鳩

工庀材貲費浩大非圖猷一支所能給爰邀紳耆數人爲倡而樂助者遂多余因諭於衆曰貲財弗充不能修也董事不勤不能修也財充人勤而工弗良雖修弗能久也衆皆懼然曰信哉是言也於是請良工而董者愈勤捐財而醵斂者益力經始於雍正四年四月越明年八月告成登斯橋也垂虹如故車輪馬足無煩問渡之勞泥濘風寒可免褰裳之苦豈惟辛公後裔善於繼述凡捐助者與有勞績焉若以駕溪澗爲通衢乘波浪爲康莊歸功於余余則何敢今余行有日矣橋成而欄楯尙關心未慊焉屬董事者以終始其事酬余夙志是所願也

郭氏重修迴瀾橋記

國朝訓導

汪元英

邑舉人

事非決擇之難而堅持實難人非聯絡之難而協一實難夫惟有堅持之力而又濟以協一之心斯能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足以鼓舞衆志輸將樂效事以集而功乃成蓋嘗觀於田下郭氏之重修迴瀾橋而知理有固然者吾邑踞龍江之曲一水貫城由南浦匯於學前下經城堰而達蜀江兩岸居民所由往來無阻者皆藉橋爲通行若南浦龍河二橋之爲上下鎖鑰雙虹橋之中聯通衢固已熙攘輻輳視若坦途矣而自王家橋以西越筆架洲而前尤爲要道所必經康熙間郭君鍾楨倡邑人創修石橋於此以洲中有筆架迴瀾之

景因名曰迴瀾東西經行一時稱便焉後經百年西岸漸淤橋半沉沒存者又皆斷闕剝蝕過者不寒而慄每當春漲人皆望洋驚返當是時豈無有力者欲起而增葺之顧或搖於浮議而遲迴瞻顧或怵於艱難而糜費不貲卒無一慷慨而前者獨郭氏諸賢慨然以斯役之必不可已而實義所不容辭也遂合一族而共承仔肩焉於是解囊爭輸伐石鳩工不以激而加勸不因謗而中沮踴躍趨事撤其舊而一新之一稔而功以成向使諸賢不堅持其必欲爲之力復聯其合族協一之心幾何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而能成功如是其亟乎今邑中諸大興作兼修竝舉使諸勲事者皆毅然不

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一如郭氏諸賢之堅持弗懈協一相
濟又何事之不可集何功之不可成也哉若郭氏者是可風
矣橋長九丈九尺廣五尺高丈許七墩兩岸面鋪平石如砥
礪爲學前作案經始於嘉慶二十年八月初四日訖工於十
一月中旬董其事者例得備書

龍河橋記

明邑令 徐一唯 勸水
進士

萬載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成城必先是橋是
橋也不惟利涉抑且藩城蓋自版築之初邑耆譚鉞倡義勗
建中頽於嘉靖間鉞之子登龍捐貲修之萬曆四年五月念
四日龍水橫流環邑懷襄橋亦蕩沒無遺斯時也揆之公帑

則儲不償費質之輿議則築室道旁登龍子譚熄又踵縣門
告曰總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
遺貲將爲福堂浮屠計熄籌之救災捍患愈於浮屠謀之母
氏母氏以爲然請重修之余曰善哉舉乎賢哉母也遂率官
吏師生祭河伯聽其卜日鳩工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薄者
堅厚之廣一丈六尺修九尺建亭五間衛以欄楯父兄子弟
亟力從事不啻經紀其家而工匠飲食之若流也從無愠色
五閱月而落成余以聞之當道當道下檄旌之曰善具羊酒
幣帛勞之而熄且不敢當未幾余以載覲行矣越明年余官
留曹其子庠生嘉猷嘉謨走尺素來曰橋之功不足多橋之

名豈可朽乎余答之曰橋成矣義在是矣余身經其事當記其實於橋亭嗟乎熄凡民也無待而興捐數千緡於一橋雖賢者以爲難矣姑綴數語俾觀風者有所考云

重修龍河橋記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邑龍河橋與城連亘作一邑藩維上受竹山烏溪諸水入龍江余前堰記所稱風氣屬焉扞蔽藉焉然勢當其衝旋築旋圯元太史譚自廣子孫世居其左剏而新之實五世於茲因名新橋嘉靖間新之者爲譚鉞已而鉞之子登龍繼修焉至萬曆丙子壞新之者爲登龍之子熄熄之子嘉猷嘉謨佐修焉至歲己酉又壞嘉猷之子經濟繼志重修率弟經世經

綸伐石鳩工經始於甲寅越明年乙卯落成蓋其時復懼水患捧土於河日與狂瀾怒濤爭壘而角勝至費數百鏹不惜舊列二墩水勢磅礴屢旁徙壞民居茲易三洞爲一比前址益蜿蜒壯觀登斯橋者曰美哉津梁乎雙虹倒影南浦枕波碧流漣漪滔滔乎汨汨乎無不望斯橋而北趨至斯橋而迴瀾矣譬之人身石洞烏溪則任督也龍河錦江則尾閭也學前江三江則井管俞會也脉無壅闕而氣有旁鬯一邑之水如渾身太和然卽昨年乙亥陽侯復崇殆甚前丙子己酉而斯橋得以無壞遂使城市之民免於淪胥將來風氣其轉乎一時人文蔚起與勝概俱新鎖鑰長城與山河永固則橋之

功大也譚氏父子祖孫其又可少乎哉余初受事登陴而望見斯橋之屹然嶄然以爲疲邑有此是必衆建者不則請於公仰給縣官必厯數令始得享其成及讀次省徐公碑始知譚氏世澤在焉余爲補建左關麗譙使沒水得石猶纍纍不絕其有餘於石者其有餘於德也則譚氏克紹前人光自此世世如新當與康樂津梁之表一邑者同不朽矣謂之新橋也可卽謂之譚氏世澤橋也可喜而補爲之記

重修龍河橋碑記

國朝教授

辛炳晟

邑進士

縣西南烏溪竹山各水匯於城心學前而北有龍河二門並聯比城垣夾水而中分之以鎖兩岸實其流之出口其跨

河爲石橋上通人馬而下過舟筏自正德中已然其改三河爲一而益廣之至高凌城雉則萬厯間譚公經濟爲之也先是北關之譚爲縣甲族經濟之高祖名鉞實始重創此橋而其子登龍又重修之暨其孫熈父子以逮經濟凡五世迭修之以迄於今縣人享其成者數百年中間重築崇文堰於其下湍瀾峭激舟筏自堰而下上者篙楫之所抵觸竹木之所衝撐橋石往往爲損破近者去橋而下半里許更立石橋橋之上游木橋又已易而石之於是人寢不以是橋爲意塊石圯零不復修補漸次頽壞至橋管剝落波心且過半而橋面之留而未蝕者僅如烏道盤空一失足便碎黃昏童叟相戒

勿前經過者各凜乎危懼有年於茲矣譚之後人思追先志而力未能邑諸君子蓋嘗謀所爲整而修之以衆議之莫專屬而縣中諸務旁午交涉卒未有端緒也歲庚午同人乃慨然決計營之議甫倡其不謀而來首捐者已數家聞而助輸者亦踵至乃俾專司者一人董理其事凡樂助之入與支費之出一錢以上悉以委之誦日鳩工視兩岸水底橋脚頗實且固及橋管有未壞者並仍其舊而補修其剝落之過半者凡東西墩與上下階級橋之全面泊欄杆概易而新之計工凡若干計用費凡若干不半載役告歲於是經過者坦坦然如履平地復還舊觀相顧謂茲橋之立本譚姓祖孫所存留永澤創始誠難踵事者雖若較易爲力然使非整修及時卽橋且不久就盡後之從事者其何因焉是則諸君子紹述前人出力整修之美何容沒也爰請立石錄其姓氏以告成勞予故爲述其始末云

徐侯江堤記

明知縣 龍允中 邑舉人

龍江北達彭蠡入江而至於海其源不可殫紀而巨者三發自宜春北境者東行百數十里而循龍山之陰以北其自竹山洞出者東放以合南浦由鵝鼻峯出者西就以合塢溪胥於儒學之南會焉而復東北流蓋江山之勝處也學斯得矣然源既衆而流深則岸益崇而善崩於是如砥周道至不可

聯輿而並轡駸駸然去孺星門直尋常焉而勢猶未可以已也次省徐公宰吾邑覽之慨然曰非予責也夫遂檄其尉林君宏宇董之掄東山之良攻北碓之巖竭澤窮深以爲堤而上列欄檻工能旣程朱丹斯煌馳者突而出激者紆以滄蜿蜿蜒蜒如月之恒而虹之抱經始甲戌季秋落成乙亥孟夏其財取官之贖金而衆不知其力使市之遊民而農不及蓋無困乎前而有貽於後矣王制侯國之學曰泮宮釋者曰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至今學必泮池必泮而求其深源遠注洪流縈帶形與制準而勝自天開若斯者未多見焉士之遊息乎斯也睹其活潑浩蕩方至而不舍智者契其體仁者悟其用勇者充其氣材者攬其秀其將深造淵源而增益其所未逮矣乎於是邑博劉君銓甘君棠蔣君世俊及諸生袁伯恒輩相率屬筆於允申遂爲之記

重建崇文堰記

明邑令

張文錄

同安舉人

學宮東畔古立崇文堰秀水瀦蓄科第蟬聯迨堰圯水涸丁酉迄乙卯鄉會不競者二十餘年應泉江公典文教慨然有興復志謀諸合江徐公蒙泉張公卽其故處出貲聚材鳩工闕塞積導上流列陂而障之嘉靖丁巳冬經始戊午夏告成秋試庠生葉子璽捷中鄉薦則斯堰也信於學校之繫重矣余莅茲土樂觀厥成見其浩淼迂迴波流萬頃泮璧若渾然

天成歎曰自昔祀以至今司教者不知其幾矣視堰之興廢罔有注意者而公經理若是是壞於數十年之間者舉於一旦不賢而能之乎今而後司是學者享其成游是庠者際其盛真材輩出羣收高第萬之諸士有不興去後之思者哉不惟是也甲寅歲郡判淮陽春谷葛公散俸收置學田久未聞竟其事者公推廣其惠買田二十畝有奇以成葛公之德則公作興學校之功更無既矣諸士微予爲記豎石中流庶來者有所歆望而堰可世世不圯也已

復修崇文堰記

明按察副使

張

璧

邑進士

自昔聖人在上菽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卽唐虞命司徒敷五教治水明農之餘始及焉彼其化民成俗若斯之殷也而出之有緩亟行之未嘗無次第已萬舊有學有堰歲久日就頽圯忽學博濮君之濱李君楹陳君之垣以修學建堰問記於余曰此張侯嘉惠多士盛心也可無一言以志歲月余曰建學育材非守令事耶顧今菑沴頻仍所在見告吾邑士瘠民媮卽豐饌僅望半菽以飽而令營大役佐大費則力不支若以振作文教之事責能羸待盡之民竭蹶以趨其將興仁於聖人之所難而司徒之命不問時之阻饑耶况周禮十一荒政弛力居其一一旦二役並興厲已之怨其何辭顧念之侯之奉公約已四三年矣嘔白骨而肉之雖大禮不爲菑

繫士也秀出乎民侯以士之故厲若民乎其必不忍而以憂
民之故遣若士乎謂師帥何故當據億持傷之不暇而宮牆
有節俎豆有數先雋崇祀之沒於荒煙敗莽而莫可蹤跡者
皆有所勦又以賢科武接必得崇文堰爲滿其秀第今堰善
潰而力倍於創詢之堪輿家故基爲良遂毅然修復鳩工聚
材不越月而堰成旱則水有所束而不至洩潦則水有所洩
而不至潰庶幾學宮相與不毀已夫學宮所廟祀者孔子川
上之歎水哉之稱則此水之關於道機蓋有取爾也侯方以
興仁明倫望其民而豈徒以弄筆墨徼利達爲士望多士入
其宮睹腐缺黜黜之易其故乎何可安乎庠陋儼棟梁榱桷
之美且絢乎何可不就乎高明撫川流之浩淼而不息乎何
可不神遊洙泗而契孔思出則爲名公卿處亦不失爲明儒
侯誠有造於士士何以不負侯哉是役也問之官則無羨金
問之民則罷不勝役侯取諸俸之餘工計日而受之眞士有
其樂而民不稱厲矣經始於庚寅二月之朔落成於臘月之
望侯名履中字汝用出晉陵世科其諸惠政不備書

龍河橋堰記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竹山洞水合烏溪流域內環津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與
兩岸城關相連爲邑人譚總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通族所
築設水碓爲利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己酉馮夷作

崇懷襄之勢高出城頭一時關門橋堰盡圯甲寅秋譚君經濟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圯再修皆獨力肩之橋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族訟兩臺兩臺檄府縣議復其舊逡巡二十餘年徒望洋而歎余壬申葺理城垣重建左關麗譙見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毋尾閭洩之風氣大散乎且新上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有奸人暴客溷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曰是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咨嗟於衆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余曰確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扞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卽耑利庸何傷於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金積薪負土畚插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旋築旋圯余再鼓以作其氣終不以一簣廢九仞也事竣相與登城凭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瀦學宮之前迤邐虹橋滌迴筆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瀉無餘者不大有碑於風氣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上流烏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無復有篙師舵伯銜尾而進奸人暴客乘間而發者不又有益於干楨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鏹若干繕爲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確之所入佐修葺所謂因利導之不損民財不費官帑實有造於全

邑者也譚君克紹前業令堰與橋襟流如帶予為記其事勒諸石庶無使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讎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為記

重修崇文堰記

國朝邑令張立中銅仁舉人

自古學校之隆替視人文之盛衰人文之盛衰又視學者之所積所積日深則山川之所滌蓄亦將大洩其奇以助斯文之盛是故時命聽乎天形勝因乎地而轉移則必藉乎人事持此以徵邑崇文堰之成猶信堰創始於前明督學王公其地承竹山烏溪之委匯為文瀾士之決科者時驗其成毀以覘文運近因科名稍替邑人士改修學宮復移建書院於龍

河門外余來莅茲土適董其成既又徵之邑乘謀復是堰議改舊跡甃石為久計學博魯公亦以為言而汪明經有燦即引為已任鳩工伐石器用具備始事於戊寅之夏訖工於巳卯之秋既成礮石請記其顛末余方逡巡者久之適秋闈榜發李君榮陞以第六人魁其經同舉龍君鳳祥則明經之女孫夫也一闈兩雋蓋自壬午至今凡再見云既二君來謝汪君復徵予文予乃揖而進之曰於戲天道無不驗而乘時者在人地氣無不鍾而毓靈者亦在人斯堰之源其初亦僅可芥舟而已及其障為迴瀾潞為大澤遂足以壯一邑之人文然使受任者或怠厥事或事成而卒無驗則恃天命與地靈

者其說將有時而窮卽幸而舉矣而不如二君之積學敦行則猶不足以明吾人事之說使奮進者益鼓其氣然則非汪君固不能善乘斯時微二君又豈能遂鍾斯地之靈也哉蓋天地人三者合以增重斯堰也而吾與學博公乃共觀其成爾雖然吾聞之水之流也惟不息故可大亦惟不息故能久人事亦然二君年少而力學方進未已而汪君又將終始其事蓋皆未能量其所至後之任事者使皆如汪君其人繼起者又皆得如李君龍君其人相與久於道而大其歸則其所至宜愈無窮也其益深其所積之者而已矣諸君曰然旣退遂記其語以復於汪君俾刻之石爲後之盡人事者勸焉

疏河建閘記

國朝邑令

陳文衡

龍巖進士

興利去害有司之責也顧欲舉一事計費需數千緡功非旦暮可就有司者簿書鞅掌廉俸無幾勢不能獨肩其任而事又處於必不可已則賴於縉紳先生及都人士之力爲多丙戌季夏余莅茲土博諮地方利病多以城內河道淤塞亟宜疏濬詰其故緣居民鋪戶厯以所燒煤渣沿河傾倒致河身日就淺狹每逢大雨橫溢街衢市民均以爲患水退則深不盈尺艱於灌溉學前舊有筆架石高出水面六七尺旁有深潭今已堆成連阜水逼東岸石埋土中久不復見及今不治將河道變成溝渠城市有淪胥之慮余深然之適秋淋河漲

宜萍分三邑均遭水災萬邑不通袁河幸無恙然益信疏濬之宜亟矣第功大費繁縣合力不能給時郭君大經辛君朝俊俱致仕家居方董建文昌宮及賓興堂事余往詢之曰先生經濟鴻才退而以文事振興桑梓蓋云盛矣顧事有關於地方民生之重而勢不可緩者其今日之河道乎郭君瞿然曰然此固十數年來所耿耿於懷志焉而未逮者夫疏濬河道必先禁止煤渣然須得空曠餘土使民間有所消納庶幾令行可久疏濬後不復淤塞且治河惟蓄洩兩端其使早有所蓄而不至洩濼有所洩而不至潰者全在崇文一堰今久被水冲塌是宜於壅塞處所闢之使寬而能受濬之使深而

能容俾河循故道斯汜濫無虞更於舊堰添設石閘則淤蓄宣洩啟閉由人匪特水患可除而上游田畝得資灌溉樂利正無窮也余曰善哉先生其胸有成竹歟幸爲我條其機宜次第興修可乎於是查出各門公地立界碑諭市民煤渣各就附近官地挑傾舉邑中老成才幹者襄理其事士民踴躍捐輸得金錢若干數乃消吉刑牲祭告河神自南浦迄龍江逐段疏濬隨於迴瀾橋下烏溪合流之處堅築堤岸使水勢就西以循故道大募夫役將學前一帶渣土併力挖挑閱數月而河身仍舊所謂筆架石數十年不可復見者遂挺然在水中央波瀾浩淼曲折縈迴非復向之奔流如箭一瀉無餘

矣由是購石鳩工於崇文舊堰改砌建閘勢取乎因而事兼乎規蹟仍乎舊而功倍乎前匠作競力備極堅緻秋抄告成而疏築之工於是乎竣嗚呼以數十年憂水憂旱之區余不揣力量與二三君子黽勉共圖俾城市居民無水溢旱乾之患幸何如也且閱縣志張公記云崇文堰爲秀水瀦蓄科第蟬聯從前堰圯水涸萬之科第不競者二十餘載迨重建後士之雋春秋闈踵相接也又志載筆架山屹立中流與儒學拱對有識云水打筆架穿龍江出狀元蓋不獨河道攸關實爲人文興起之地所繫豈淺鮮哉功旣成士民相慶謂今而後旱潦無虞文事且蒸蒸日上焉抑余猶有進者河之壅塞

由於傾倒煤渣茲有公地足以容納遂可無憂其繼乎蚩民何知遠慮惟近便是圖使後之人不思堆積之易疏濬之難狃目前之私便不時申其誥誡將禁令一弛河身旋失善後事宜何可不預爲之計諸君子竭蹶圖功經年始竣亦云勞矣其與矜士耆民時加約束以補有司耳目之所不及俾泄泄者不得縱其便安洋洋者無復失其故道患永除而利可久庶諸君之勞績與龍河之澤俱長矣是爲記

龍江橋記

國朝知府
李允性

萬載縣治東北里許龍江渡風濤不時弗利於濟殆數百禩一旦偃虹於其上蜿蜒巖嶮然自洪之分寧筠之新昌東西

過者如堂適閨相與怵且謠曰拯我顛隕兮辛氏之庀善作
善成兮是父是子辛氏者邑人故幕官卒其子今職監衢也
先是琫於乾隆辛未規易渡爲橋築棟逾年病且革囑衢曰
善雖小無闕其心力雖拙必潰於成衢月節歲儲廢其役於
庚寅越五載甲午長至始告蕙事橋之洞五廣約三尋修三
十四丈八尺有奇凡糜白金三萬餘兩一手足之烈蓋其難
哉旣里老來狀其事於縣遞上之大府以議敘請衢聞再三
辭察其意非僞讓者無已請旋以區則辭愈力曰微寵噉名
胥非先人志且衢幸無負墜言而已他何覲焉噫辛氏僅中
人產耳隱情病涉世倥傯功程子所謂存心利物於人必有

所濟不其然乎且其讓善不有蓋又加人一等爰記其歲月
琢石以詔行人後之慕義者必將有感乎此而俾之勿壞云

康樂橋記

明邑令

陳王廷

上虞舉人

距城七里爲丁田渡丁田有橋亦名康樂蓋晉時謝靈運封
康樂侯於此故名其源有二一自大綱山王居洞諸水合流
環抱於縣之後一自石洞白沙諸水合流襟帶於學之左皆
匯入於龍江而注此以達上高蓋爲縣之水口焉夫子之宮
牆瞰其流而挹其秀者此非其關鍵之大與所經由南則歐
桂東西二鄉抵新昌分寧北則穀皮連香等處聽輪役於縣
商旅負輓絡繹其間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唐宋以來未有建

者建自元至正間邑人龍响董其事疊石爲址架木爲梁甃以甃結屋覆之高八丈廣一丈六尺長三十丈有奇屋二十八間凡一百八楹中亭有樓歷三百餘年無虞萬曆丙子夏洪水暴漲剗去北岸漸水二道民皇皇然如至正初未有橋時也大府鄭公憫民艱於徒涉檄前萬載令徐君一唯圖所以拯民於溺令義民某任之著日鳩工伐石購材悉捐貲以終事明年秋八月廷承乏茲土見其制尙未就緒又爲申飭而勸勞之以畚以築以石易木仍屋覆之爰足其楹修廣崇高皆如舊制始事於丙子夏六月訖工於戊寅秋七月自是渡者不喧涉者不濡水口得以隄障諸源環萃非文明之獨

鍾乎夫大府嘗捐俸修黌宮矣立課程諸士矣而是橋之築又爲一邑江山門戶則風氣所凝人文攸萃必有英偉卓犖之材爲此橋爭勝者大府公之餘潤詎有窮乎廷僭新其額曰毓英蓋原公之志而望諸生以無負此橋也然則舊名丁田志地也繼名康樂志古也余更名毓英非止謂通濟利涉亦將振起乎斯文耳

重修康樂橋記

明右參政

彭自新

邑進士

萬載人文之盛與郡邑爭雄距城七里曰丁田橋其水發自西北大綱山王居洞東南石洞白沙二水并流以達省會勢湍駛爲水口扇鑰處一邑風氣實賴焉橋創自元季邑人龍

响名康樂橋因謝靈運襲封此也望鵝嶺而襟龍河累石架木稍窪下水激輒搖動圯而修修而復圯而風氣亦關以盛衰萬曆己酉大水傾圯殆盡歲丙辰姚侯下車以橋圯病涉往來渡費歲不下數百石且以邑中科名實發祥於此爰估貲商值惟恐一木片瓦妨農功而害稼事採取募召勿強不欲勿重不堪時躬省試間委僚屬遞董之邑人士亦趨事恐後計累石比舊高三尺以禦水擇舊材堪用者可百計以節費廣一丈六尺袤三十八丈上覆簷楹一百三十六中構危閣計五間視昔逾穹壯焉工昉於萬曆丁巳秋仲訖於己未冬杪問記於余余曰侯之軫恤熙黎若此侯之加惠蠻序若此其敏於率作又若此當侯經始未匝月卽以大計北上及還治予入賀歸私揣其工夫其成必緩去滇無幾忽告成若有神助焉橋之東舊有庵庵廢址存今辛君捐貲鳩工建祠宇數楹中祀大士左祀侯右祀謝公後先掩映並足千古庶可以報侯矣是爲記

重建康樂橋碑記

國朝巡撫 謝 曰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城東北八里許舊有康樂橋北通寧州新昌南通宜春分宜爲往來孔

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响實創建橋謂謝康樂嘗封此故名
明季燬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
濟春夏雨水暴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五
年福建許松佶來令斯邑政旣洽於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
不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
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
月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袤三十丈爲廣一丈
六尺下爲洞五橋旣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
請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時爲康樂縣吾先車騎諱元淝水
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瓊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
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卽康樂水通流而世
人所稱謝康樂專曰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予故因橋之名而
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
此橋而江右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唯恐後時宜其作
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美名也
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恬
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遂爲之
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
壞尙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估實董之而萬邑
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從而樂助者或
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例得書

重建康樂橋記

國朝訓導

楊

言

邑舉人

嘗謂橋梁之興創建爲難而修復亦不易修復而實同於創
建且其功倍於創建則尤不易蓋必天時地利人和兼備而
後可以成功也康樂橋燬於崇禎之季年未克修者八十餘
年矣往時孝廉宋君希陳渴欲重修倡而弗應遂不果蓋其

時物力猶艱也迨雍正四年邑侯程公復南浦橋得良工盡
撤其舊而新之因欲重建斯橋斯橋修廣崇高僅倍於南浦
橋而估其工費實過南浦橋十倍自邑人高君愈謙龍君言
一倡而樂輸者恐後經始於雍正六年越四寒暑乃成會其
工費萬有餘金非人心之協和能如是乎橋之舊址惟以木
椿木板基其下今則掘及數仞而四墩兩岸俱屬生成石底
咸稱天造地設已爲奇矣初伐石獅子山運以舟楫順流而
下不十餘里卽抵橋畔方謂脚費甚輕及其後橋之北岸山
頭採得大石堅於獅子山且近且便抑又奇矣此非得於地
利者乎事之興廢因時盛衰萬故殘疲蒙

聖朝休養百年間閭殷阜物力寬紓且工闕四年春夏無霖漲之虞三冬少沍寒之苦俾眾工匠得以就事此又天時之助也由前觀之其修復也若有所甚難由今計之昔架以木今易以石高聳之勢水不能衝火不能燬石獅有四以鎖之石欄有百以繞之視舊制超越多矣所謂名爲修復而實倍於創建者此也丁田爲萬邑水口橋廢之後人文財賦不逮往昔今旣隆然屹然鎖鑰於奔濤急湍之中而視昔有加則所以苞凝風氣蘊蓄精英以鍾秀於萬載者當必有大過於往昔不負眾建之雅志者矣邑侯汪公旣捐助以要其成復據邑志請出橋田率眾力重建祠宇於橋北岸以祠康樂公配以

姚侯云

重修萬歲橋記

國朝邑令

衛鶴鳴

大名進士

萬歲橋踞屏風嶺下去城十五里白良謝陂之水經注其下余蒞任後嘗因公往來其地見橋之將成而未竣者工役或三或五寒暑不輟進工人問之言興作已數年其事之舉自何人未詳也余引疾後首其事者以始末告言舊橋嘉慶二十二年圯矣途爲城北往來之衝呼渡爲艱行者苦之眾議仍舊修復張宗理儒成會榮鳴春郭錦肇錦園近仁宋彩雲謀富祖等邀大學韓獻之子學貴往視韓乃揖眾而言曰仍舊非計也必改造方可經久眾以費浩爲難韓顧謂得四十

人出銀二百兩者事可成於是韓與郭與張與誼各輸錢二百貫眾爲之動韓卽命三男斯來與同事者走告鄉邑辛易成捐錢四百貫宋橋會李以正胥奉川各捐二百貫宋子銓李伯繁各捐百二十貫其餘量力頗輸自百千以逮數百文者無不相觀踴躍歎以爲好善樂施之多而成功易矣爰以二十四年四月肇工嗣因工過半而用不給幾有掣肘之虞韓又增輸一千二百貫郭增輸六百貫李以正增輸二百貫于道光三年橋將成又被水衝損重加修補迄告成之日共計糜八千餘金尙有工料價不敷者郭又增輸二百貫韓增五百餘貫以竣其事今橋之完固倍於往昔而營作之者蓋

十年于茲矣余謂善事之舉非慷慨無以爲之倡非敦厚無以要其成韓爲公事計垂久以二百金爲同事倡可謂慷慨矣因眾力不繼一再加捐韓至二千金郭至一千金可謂敦厚矣凡公事有如此好義之人主持其間焉有廢而不舉舉而不成哉勤其事者固有勞矣而輸財以濟公奮于始而不怠于終尤人之所難也故如所述捐費始末次第記之以爲勸焉其橋之規制并眾捐之數則並勒碑陰以志其美道光六年九月朔日

潭頭橋石碑記

明邑令

張邦穀

宜興舉人

部民李氏曰珪者幼補博士弟子員長而俠施晚益敦行誼

以厠於膠賓予接其人知非齷齪者潭頭之石橋也實昉於
彥端至珪重建以鎖鑰族姓之水口走而請記於余余頷之
先是余以勸農行部一至其家見其族之子若孫不下千指
皆敦樸守素間以秀文絕不妄與人爭競有先民之遺焉家
環湖而宅其中大江循其左而一往不復顧去家東里許曰
獅曰象兩山始牙錯而抱焉石橋雙鎖亘於東西支流之間
以縫其闕龍圖祠則踞象山之趾而履清泉之下江之中有
石如盤面徑可數丈餘所謂涼傘石也天造人工皆爲李姓
水口坊不滋他族逼處此以與爭競豈偶然哉夫山川盤錯
怪石嶙峋爲捍門華表之綴旒地之勝也因山川之陰陽而
利導之以補其缺陷英傑之行也事有關於地方而樂爲揚
挖之以垂於後世亦守令之職故不辭而記之後之君子其
有感而護之不衰端有所望云

潭頭橋記

明右參政

彭自新

邑進士

夫人有功德於世爲其足以垂永利愜眾望也執因果之說
者信浮圖崇梵塔以爲功德而不知其非也功莫大於造津
梁德莫重於濟病涉以故口碑與橋碑並傳不朽湖溪李君
繼芳居傍河里許有潭頭山山下爲潭潭內起叢石如傘蓋
狀爲一族水口山風水之說實關蔭焉潭旁小溪泛流爲高
新湖湘通徑也春水濫溢行人苦之李君倡族眾甃石爲橋

始于萬曆甲午秋訖于乙未春題曰潭頭橋因傘石故多題
咏橋既立巍然為一鄉壯觀遠近過客免搵衣涉險之患李
君之功德其有涯際也耶其族庠李邦俊等屬余為碑文因
為之記

錦江橋記

元學士 歐陽元

錦江橋者建城敖君玉溪嘗為新昌通守自之官至受代往
來必經是橋見其做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名其橋曰
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伯川又新之書揭記
余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以一己之惠為無窮之恩
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云者雖出於鄉

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伯川不
墜先人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江發源
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為墩一為隄岸二為屋十有六
楹中三間為樓初修以延祐六年今修以至正七年伯川才
器通敏今為岱山場鹽司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為然上而長
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
凡建十餘橋行道皆甃以石

竹潭橋記

明教諭 龍國臣 邑選貢

竹潭距邑西十五里有大道截流橫渡上通荆楚下達筠陽
凡販負往來者咸之焉先時水勢狹淺設徒杠而已頃年以

來洪水衝激澣日圮潭蓋滯每春夏瀾漲汨沒於中渡者頗多君子見而歎曰不仁哉竹潭之水也不仁哉有司之心也夫水無心也亦無為也不仁之名可道也有司廢王政使人病涉若此責將安委邑西宋鄧氏聞之曰吾夫西溪一元不幸費志沒畜愛人之心未及一試幸有遺貲足值木石費剋茲橋庶幾顯吾夫愛人之仁於身後乎慨然命匠屬工伐石於礪斷木於山卜辛巳歲之元日經始焉橋凡四墩岸磊以石長一十丈廣一丈六尺上庇以屋凡九間覆以甍楹列二十期年而集夫西溪翁厚所藏而足今日之費不幾於善藏其用者乎鄧氏不吝所藏而揚夫之美不幾於善顯其仁者乎嘗聞宋之先世有渡蟻而大魁天下及其弟並顯名於時者視創橋利人仁之大小奚啻倍蓰哉夫能培昌大之基子孫得無若郊祁之顯世者乎仁者昌後古人言之矣三江子恭嘗遊余門偕從弟請紀橋事蓋將揚考妣之休於無旣不又幾於孝乎故不辭而為之記

重修浮橋記

明邑訓導 曾宜勉 廬陵 僑士

萬載古渡口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距邑二里而遙竹渡則沂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通筠洪南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燹燬於火竹渡續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能繼之者每春洪水汪洋孤舟斷

岸不無病涉之歎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往往官於斯匪
困簿書期會則迫賦稅逋徵奚暇於此洪武壬午貴池舒君
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恤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
載之間晏如也尤亟於徒杠輿梁首修竹渡命僧文隱董其
役始壬午冬訖癸未春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煥督之始壬
午冬訖癸未春衆先欲撤竹渡舊橋於龍江隨宜葺之稅大
使鄭子謙以更新耐久請候欣然從之主簿舒君永懷又力
贊之經費力役不勞於民橋皆載舟水面隨其濶狹或九舟
或十五舟貫以繩板其梁欄其側而石其兩岸旁立菴舍擇
民復其身守之規模堅緻足以久遠車馬馳驟若坦途焉橋
之費也凡若干緡非衆施協力而候爲之倡孰能成哉衆請
書其事刻於菴夫龍江竹渡之有橋也成於我侯便於爾民
凡僮僕而提攜負載而奔頓不憂厲揭之勞是宜記之以貽
後世使繼此爲縣者皆能行政若我侯則龍江竹渡之不朽
豈可以世數記哉

楸樹潭汪公橋記

國朝訓導

辛金鑑

邑歲貢

萬邑西行六十里許爲楸樹潭潭之下越二里有橋名下亭
明正德間石塘龍大智創修嘉靖癸巳圯於暴水其子昇通
伐石斲材仍其故址梁而甃之架樓十餘間上通湖粵下抵
江淮是亦康樂之通津也迨甲寅兵燹橋復廢行旅却步康

熙丙子先君受中偕龍運開林雲澄等倡建石墩架木爲梁約費數百金而橋復興於茲二十餘年矣雍正十年五月洪水破墩大木漂流維彼行人其何以免厲揭也論者謂必墩脚橋面盡以石甃如康樂橋庶克垂久第工程浩大用費不貲曷乎難之適我侯汪公往萍邑道經於斯目擊行人病涉心焉憂之爰屬廉巡馬與鑑等集鄉之善信丁延及李沐天幸九成林漢承龍達遠等共董其事侯且捐俸爲倡由是閭閻樂助經始於壬子五月之初告竣於癸丑十月之望橫計一丈五尺直計八丈二尺約費二千餘金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然則斯橋也是卽賢侯之甘棠也且在昔橋名下亭而興廢遞更曷若茲之玉虹橫江金鰲跨浪而頌我侯之德於不衰也乎爰題其橋曰汪公橋俾後人覩侯之功思侯之德與康樂橋並垂不朽焉是爲記

西江橋記

國朝助教 辛紹業 邑進士

在縣北五十里曰謝山泉源滴沕錦江之所濫觴也由謝山東南行十里許至菱蕪兩岸皆峻嶺一水奔注其中勢極湍急凡適瀏陽往寧州與以事入治城者必經焉元邑人敖玉溪之義女福貞會卽其地建西江橋數百年間未病涉也乾隆庚子霖漲衝齧橋圯無遺址彭君南垣捐私錢若干甃墩

架木屢朽屢易嘉慶壬戌復伐石撤舊而新之醜以甕垣翼以闌楯高二丈長四丈有九濶丈有三錢之以緝計者費一千有奇徵記於予予曰錢者泉也流而不滯者也世之守錢者如壅泉然不肯稍出其餘以波及人其潰而出也亦一決不可復過豈非惑哉今彭君不愛其錢汲汲於濟人飛鵲垂虹於不測之淵出其錢以與泉爭勝可謂得流而不滯之意者矣乃其汲汲之心猶且推而放之濟困厄若濟溺焉是有本之泉之以時出也予何從測其涯涘哉橋成姑泚筆而記之是爲記

長漕水口橋記

國朝主事

彭玉田

新昌進士

萬載東鄉長漕余同宗藝圃家焉其地山崇嶺峻溪深湍激下流當四達之衢上接湖湘下通南瑞兩岸懸崖危削中多亂石如牛喘如馬嘯如獅吼水勢益急行者苦之先是鄉人袁姓曾架石梁藝圃隨其尊人朝紳過焉蹙然曰此橋不久將圯吾老矣恨不能擴而大之爲久計歲戊辰橋果圯越七載藝圃乃鳩工庀材因岸石爲基銳者削凹者填甃石成墩南勢陡而隘利醜道北勢平而衰利架梁相陰陽而度機宜費金一千六百有奇橋成計長六丈六尺廣一丈五尺經始於乙亥冬竣工於丁丑夏由是車者徒者負且戴者幾不知是水之深且急而相忘於涉之艱且慨然於藝圃之善承遺

志而不惜糜費以濟行人也徵記於予予不能以不文辭是
爲記

重修洪田福壽橋記

國朝知縣 辛啟泰 邑副貢

邑西四十五里柴田橋修而圯圯而修郡志詳之矣乾隆乙酉洪水復圯或曰此橋受九峯及嶺東山谷諸水而扼其衝非甃高醜洞無以殺水勢且水淺沙深非基地之堅厥岸匪固父老曰噫艱已往余見藍田汝岐幸公獨役於此工之成不知幾費矣今欲易爲高堅非數千金曷濟有心者無力有力者或視爲緩圖雖日嗜行旅之苦漠然無動於中惡在其能然也架木爲橋時遭沖壞往來病涉者久之嘉慶甲子春

邑人辛衛瞻龍雲從與宜春劉經成憫焉謀諸余堂伯汝岐子維遷及近村周天沛易奠宇相與疏簿勸輸走城鄉市鎮解囊者欣若應響因伐石庀材相地之堅售於其主壘甃而岸之作醜洞二澗一丈有奇修十丈高一丈八尺起工於乙丑夏告竣於丙寅冬費五千餘金鄉人口此橋之建不可無記遂囑余余惟士君子出處有本出而勤恤民隱盡職分所當爲處則引導鄉人補王政所未逮皆仁人利濟之心不以顯晦殊也余觀茲橋昔欲高大未能者今則穹窿足殺水勢矣昔欲遷地爲良者今則有某勿壞矣且構以碑亭翼以店舍上往湖湘下通豫章俱無病涉患而憩息有所宿次有館

可不謂成且備歟以視昔之難易固何如耶數君子者可以爲世勸矣名曰洪田福壽橋仍舊也

禱雨竹山洞記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歲甲戌日在柳邑復大旱禱於神弗應已暴身禱於天弗應也諸生前日盡往竹山乎竹山故有洞歲旱必禱有禱必應先是壬申欲往以雨尼其行余憶往事怦怦動焉遂於七月乙酉朔告虔於羣神越翼日丙戌晨起叱馭出小南門迤邐轉西南數里許負暄疾趨至方春與人喘息揮汗如雨小憩復行望見四山晴朗纖雲不翳起視阡陌則穉者莢者芄芄者若將稿形悴容俛首而訴於余前也余曰暑吏爲虐一至

是乎行次見清泉一道涓涓流缺澮間者則石洞之餘也比至相與躡屩而行山不甚高景象忽異入洞口則劃然天開虛敞可容數百人乃率僚屬布席焚香爲文以祝之命羽衣書符說法以牲血塗地而後敢入居民羣爲伐鼓鳴饒白晝燃炬乃得溯流窮其奧窅惜余不能褰裳遂止因與賓佐諸君倚蹲石班荆就坐里人歐陽生者摘園蔬餉余飲數酌撤去時涼飈颯然沁肌骨人思挾纊類聽流泉潺湲激石戛戛有聲仰視懸崖倒壁若浮空欲下有似雲者似波者似宮殿者似峯巒者似束帶朝士者似野服山人者似佛頂螺髻者似大士千手指者似馬首者似象鼻者似竹倒垂而筆尖矗

起懸注者種種奇怪信神工鬼斧鏤刻自夫人巧能至是乎
坐良久居民復燃炬一闕而出爭取石隨爲戲髓柔膩如餡
旋視之皆化爲石又良久羽人於洞最深處取勺水挈瓶守
之手足瘡痍股栗不能出氣亟就火取溫絲謂余曰繫有法
水在行當徧灑法部以報侯乎余且信且疑姑聽之歸途赤
日如爐仍相率負暄而趨欲前此一刻清涼不可得矣忽片
雲覆山風隱隱鳴樹間余喜曰是有雨兆乎歸未及門果大
雨次日乙亥又雨越三日戊寅又雨余乃詫斯洞之果有異
也迨考邑乘載涂泉爲龍所居而竹山不與設余不從諸生
言身歷其處將此洞幾沒荒崖蔓草爲樵夫牧豎習聞且見
已耳然後知誌傳所不載耳目所未經爲名勝者何限其不
得贈炙人口則亦有幸不幸也余深德洞之紓我雲漢表而
出之作此記

遊觀音洞記

國朝邑教諭

袁繼輅

陝江副

凡山之佳以石石之佳以洞環康城皆山也而多石由城南
門出山行不十里有大小石洞二焉其一曰觀音洞闔客董
君瀾躍攜子耕隱於其地誅茅伐藤搜奇挾勝爰得斯洞顧
余閱康乘所記山石之佳勝不一而茲洞獨不見於志士間
有爲余道者心竊識之越明年三月董君忽遣其子持柬來
曰余所居去洞僅半里許家君特治蔬枉駕余甚喜卽肩輿

往時同城城守李君人兆同寅司訓鄧君天序暨邑孝廉郭君等皆與焉及至董君醴肴備具酒半余躍而起曰此心與洞靈有約舊矣吾輩且停盃一遊毋使洞靈久待也董君乃治火炬命傭工者數人持火以隨從洞外俯視其中曠如廠如若堂若房徐而下於洞門稍憩周回審視其上則石色巉巖如古鐵類人工斧鑿痕石漿泐泐滴其下則平坦如砥可坐數十人左右石壁皆嵌空玲瓏均者如窩大可踞坐小亦可置器計其高下徑廣俱可丈五六尺乃由洞稍進有小石室如方丈然光漸微僅辨人面過此則暗如黑夜矣於是燃火炬以一人導行中間人隔一火各以手捫石壁轉入如小

巷行十數武前持火者側肩從石縫中緣而入前一人以手牽第二人臂復以一人從下助其足乃可上其次復然又其次復然計上五六層前持火者大呼曰觀音在是矣因相與瞻仰見一巨石莊嚴如大士坐蓮者其身高可丈許第未見面目余方欲畢窮其狀而持火者遽促下曰少頃火盡不復識路矣斯時也陰氣撲面風從石隙中出颼颼有聲人語如在甕中余亦心怖遂疾下諸君咸以不獲瞻大士面目爲恨余笑曰嘻大士億萬化身求真面目何可得但以不獲窮斯洞之奇爲可惜耳乃相與出洞門取道而左尋所謂小洞者洞較前稍隘而石之玲瓏滑澤又另一番色相其壁亦有隙

縫謂從此緣而上石之四圍皆空可環遶而行惜乏火炬不敢入也徘徊久之復返董君宅舉酒再酌盡興而歸抵署已二鼓矣余以是信康樂之石果多佳勝然不遇董君則茲洞至今猶埋沒荆榛蕪翳中耳余既佳斯石又以賀斯洞之遭也爰爲之記以補邑乘之缺至觀音像之真否其事近誕祇足詫鄉之父老不足爲斯洞異也

鄧公嶺經行記

國朝知縣

李榮陞

邑進士

太溪導源鄧公嶺自高村西上可五十里砵谷層峯鳥道一髮其嶺西則瀏陽北則寧州跬步之間流分數郡攷之圖記卽首禪之前茅也峯有金架銅陵松光珠斗之勝棚柵連絡

百十里僑民資竹紙以生歲賦主息十之一然習尚獷詐不時收則不可得償山旣深不可悉繩以理道王秋之季剝甲子予從四兄入其峒戒之以期而坐督之已而兄以病歸地都無可與遊者咿唔稍倦啟戶卽登山入秋益深如繪之花實隨步升降蟲鳥各專其樹隔峯則響畧不忌人山空夜闌作戶嘔啞四起聞叩所經行多涉瓊海泛臺灣沂巫峽登峨眉者揚摧風景闐然可聽吁二百年前此山莽爲盜窟自先祖從銅鼓公盪平以來始貨其弃地今太平積久人得免於蛇虎之虞而稍蒙其利奚嫌於久客哉壬午束歸裝道以一夫取高徑東南行越大西阮升降凡三十里至黃皮絕頂積

陰冥冥僅南東數山青浮如側修鱗於巨海然北自黃蘗以
上峯峯魁岸如欲進軋者大圍尤高橫無匹此外周天黃暈
下濁上激雲霧勃窳無風捲收不能測其變矣庵無壁瓦規
石如城垣木累其顛以禦衝颺云按黃皮小木也南楚多以
名其山見於水經之注字亦作黃巖見劉後村集流俗不知
乃以爲黃皮二女仙也而祠之癸未晦晴霽謝山出於足履
下東行二十里經其觀高谷寬平傳爲東晉時羽客謝仲初
得道之處仲初本山下人嘗往來閭皂華林仙蹟甚富而升
遐於此好事者比之俗家衣錦唐時至爲帖目以試南宮之
士今像設乃爲王公服更稱靈運因靈運襲封康樂而訛合
於仲初可怪也七星池煉丹爐試劍石距觀俱不遠讀書臺
在頂南東眺望極佳楊誠齋贈劉長者詩所謂祇借謝仙雲
鶴舩者卽此其詩本集未載東行十五里至烟竹山甚環澗
甚駛長者遺園在焉劉後村詩燈與鄰通眠未易備極庄家
之態衝曠行七里出高村甲午七月晦

過大榆壺仙二山記

李榮陞

高村南至縣七十里謝山峙於上游北枝所派大榆山爲大
南麓所放壺仙嶺爲極大榆連絡小嶺荒山之交梯田雲搆
東西相望行李往來下出腰肋前後其中隆土成峯三巨石
爲之冠焉戊寅八月予自歧源來登秋霽天高極望數百景

與意并益紆路以窮其勝山之陽谷泉十數其偏西者合謝山諸流以南至於白良爲錦溪可堰以行簾溪之上下聚落數十百家在元時黃氏敖氏衣冠甚偉與草廬道園遊者數輩圭齋歐陽氏橋記云水源於錦山今以地求之卽謝山也然未有舉其名者連山北盡引趾坦然遊意有餘明日辛爲霖龍文采來會遂取徑於壺仙其巔亦有石孤撐可怪昔之人常規爲宮以祀之文或爲狐仙綴文之士畱咏焉壺與狐字易混不知何時官廢碑毀而山名爲土人所訛莫有正之者噫萬載爲江西僻縣山川人物罕見稱於前代然吳虞歐陽之文章翰墨所以賁當日之閭巷而傳於本集者亦多矣僅今數百載記刻無一存土人尙不識諸公爲何如人况於附在交遊如黃敖諸子安能傳其恍惚哉至於謝山方山二氏之誕幻傳記固已不道餘波爲大巫狐仙其說尤鄙易爲擯斥然其家口耳相承卽爲故實至今勿替而益張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十室之邑必有人焉今流俗之所矜重者乃如此可歎哉

文明塔記

國朝邑教諭

魯

鴻

新城進士

離爲南方之卦火性炎上而必上之以山乃能光遠有耀故聖人觀於賁而得化成天下之道焉萬載學宮位南向前有筆架山江水繞之而文筆之峯尙闕傳故塔在城南烏溪址

廢無可考乾隆二十一年邑士改建學官糜萬金易生瓊依
形家言謂必建塔乃稱遂首捐七白金其友人辛衢等共捐
二百餘金選地於城南外而累塔焉塔七級高九丈餘莖濶
二丈三尺以漸而合中虛明可瞰旣成請予定其名余曰隆
起於地上者皆山也山之銳如立錐者於五行爲火位又位
南名之無以易文明萬邑文事頗盛於前代今稍稍不競其
所以曠然而大振其卑靡之習者必有道矣譬之塔焉厚其
基址無以九仞虧一簣則高大而光明士之蘊諸心見諸事
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者皆文也有敦良之體有光輝之用
登諸明堂看霄煌煌諸生其亦觀茲塔而思所以賁諸身世
者乎若徒謂爲風氣所關文明有塔而邑之雋春秋榜者駢
肩接踵則非予之所敢知已易生曰然遂書以爲記

來秀塔記

國朝知縣

袁廷鼐

邑舉人

白良在本邑爲北鄉山川曄媚田疇衍沃先君子曾記其勝
概蓋造物秀靈之氣之所磅礴而蓄積有由來焉顧山自謝
山北折而南水自黃田江順流而東至毓秀橋下象鼻山則
吾鄉水口也形勢家謂宜山上建塔以鈐束之俾秀靈之氣
益完固而人材之異必有人金闈登紫閣鵲起鳴

國家之盛者且趾相錯也先是乾隆戊辰春先君告養歸與鄉
耆獻敖公宜也有義李君榮及世勲暨予伯兄家珍廷瑤合

謀之而卒志焉未之逮蓋時爲之也距今六十年乃克舉其
事塔成來請名於予予因之有感矣予惟先君領王子鄉書
丁巳試禮部濱得侂失僅以明通副諸進士後而教黃諸公
經術湛深稱名孝廉皆落第不獲展蘊抱予老矣又功令作
縣令者不得復上春官然則所謂入金閨登紫閣不重有望
於後來之秀歟因名之曰來秀塔顧予有不能已於言者冀
後來之秀益礪其志勤其業象塔之層巖日上則塔之靈也
亦修塔諸君之所願也若謂有塔不患金閨紫閣之不我屬
也而德不加立名不加修學問文章不加精進則塔不任咎
也而亦修塔諸君所不願也則凡爲吾鄉後來之秀宜何如

孳孳矻矻以應斯塔之靈而副諸君修塔之意也夫是役也
倡其義者某也從而和之又從而始終其事者某某也塔凡
七級經始於嘉慶十四年己巳越歲庚午落成計糜金錢如
干合有記其捐貲以勸盛舉者例得備書嘉慶十九年歲舍
甲戌春正月

徐侯學田記

明邑教諭

任

高

溫江
貢生

夫爲政莫先愛民而士者民之望也古循良用敷錫厥庶民
恒先焉康樂鉅邑徐侯由甲第來守茲土莅政之初均徭賦
弛役征敦儉素曲盡心力尤以學校爲首務釐經義以亨蒙
舉式文體以端習尙爲士楷範今三年於茲駕造近矣猶軫

念寒素慮月考禮膳婚葬賑助之無資而養之乎空乏無以爲教之之地也捐俸資以置學田登循環以稽出納不欲報於上以開紛擾噫嘻侯之用愛亦明且溥矣而侯之心固無窮也觀舞者厲目聆雅者忘倦繼侯者尙有以體侯之心而矢徽音於承嗣哉是爲記

學田記

明憲副

簡繼芳

萍鄉進士

萬曆十有八年郡侯沈公莅政之明年也正己率屬墜舉廢典民熙於業士勸於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贖於養之謂何迺捐贖六十金令買田贍學毋瘠毋浮於稅張君唯唯得其

腴五十畝以復且爲之辨疆域定輸納悉實贍之數又籍循環於所司用杜侵漁以圖永久不兩閱月而事竣士無論貧不貧皆感侯惠而益競勸焉邑人彭君天補述其事以張君意命記於予予不能辭爰述顛末且以申告二三子曰爾多士亦知上所以養士意乎上養士欲士知自養也故上焉者唯恐不知士之貧而不能恤乎其貧下焉者唯恐累於貧而不能忘乎其貧此上下相成桴鼓相應之道也侯之養士至矣爾多士之自養何以哉夫人有治生之田而亦有生生之田治生之田學田之類是矣所謂生生之田非吾心之仁義乎不必正經界而生意長存無慮旱乾水溢在多士一反而

求焉所欲必仁而非仁罔耕所爲必義而非義罔耨毋以私
意沮沒其靈根毋以功利榛蕪其情田毋以異端曲學裨莠
其嘉穀時而遭際聖明則爲莘野之叟爲南陽之夫事業光
天而聲華炳日一或窮約其身亦必明道以淑世簞瓢可樂
則負郭無羨也做衣可耕則金石其音也若而士也斯謂不
失其本心得自養之道有司亦得藉手以報國家豈不誠幸
歟不然者享不耕之食忘自殺之謀甚則室塞良心徘徊蹊
徑退無裨同井之風進有負見龍之會若而士也亦官牆之
荆棘吾儒之稂莠耳豈不重辱此田而深負有司之盛舉哉
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水而唯在
一勤君子之善學也不以不行而加不以窮居而損而唯在
一心爾多士其慎念之哉

學田記

國朝邑教諭

趙孟琪

南豐拔貢

聞之見利思義孔聖垂訓經界必正孟子良法是以利之所
在君子必公其心善其法苟立法有義則人心服人心服而
其法可垂諸永久萬邑儒學有學田共叁百叁拾貳畝玖分
壹釐陸毫原立四項名色一給貧士一給社學一贍兩齋一
修學宮四項之田概歸學管此各憲立法盡美而盡善者也
但不預立條規散給之際必且爭多競少管理者不惟任勞
而且任怨矣是用剖胥至精絲毫不紊使管者不煩受者相

信豈非公其心善其法哉今據原文以張令田五十畝給貧士查張令所置一段福塘貳拾壹畝玖釐壹毫一段藍田壹拾玖畝捌分柒釐貳毫貳絲一段新田壹拾叁畝貳分伍釐大共伍拾肆畝貳分零卽以此三段所收之穀另貯一所除完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真正貧士先造名冊然後示期分給各持領帖赴學親領但此項田內尙多四畝貳分零應以三畝三分補社學不足之數除九分歸併修學項內此零星之數猶必清哲者蓋以每歲終造冊報司庶與原文數目不至互異也又原文以徐令暨程守田給社學查徐程之田止四十六畝七分零尙不足數當以貧士田內

所餘三畝三分補足其餘徐令所置一段東關外肆畝柒分貳釐壹毫一段泉陂院壹畝玖分捌釐壹毫程守所置一段徐家塘叁拾貳畝一段煙塘捌畝大共五十畝零卽以四段所收之穀另貯一所除完錢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社學師徒立領帖交學領穀又原文撥給一百畝以贍兩齋餘田一百三十二畝玖分零爲修理學宮之用二項原文並未明指田段不能分佃今以陳令并孟署篆所置棧下梅源涂前後塘四段共叁拾陸畝畢令所置白水楓子塘仙居橋清水塘思公坪宋坑尖山下七段共壹百玖拾陸畝又貧士田內餘九分零大共貳百叁拾貳畝玖分零卽以十一

段所收之穀一併存貯除完錢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兩齋各受五十畝之入其餘一百三十二畝玖分零所收穀石照時價發賣易銀除每年修葺外所餘之銀借縣庫存貯俟蓄積充盈爲建造崇聖祠之根柢此與贍兩齋不分而仍分者也以上田畝既有四項而事權歸於一人其責成固不能辭然勩力必須得人將專任書役慮其朦混滋弊飽橐私室將信任家人又恐人地生疎欺瞞坵角尤不能作躬親履畝之計用是立子弟代勞之方每年於兩庠中公舉一二誠實者管理收支貧士社學諸務其贍兩齋及修學二項亦借力總理此必公爾忘私亦必敏於治事者而後克勝其任也似此區畫清明分給公正豈非所以正經界而見利思義者哉以是垂之千百禩可永久而無弊矣是爲記

龍河書院膏火田記

國朝邑教諭

魯

鴻新城進士

國家萃髦士於學校月試季考董之以其官又慮藏修之無所也命守土吏得別建書院選生童肄業其中以顯一其趨向所以風天下於學者甚至萬載故無書院乾隆九年明府嚴公在昌始建於縣治後龍山置田若干畝歲廩以租入焉二十年邑人士以近市多喧遷書院於龍河門外時爲宰者奉文建普濟堂割書院之田贍之師生膏火歲取給於學田中纔五十畝今明府張公立中莅任殷乎造士因諭於眾曰郡

治昌黎書院田十餘頃太守陳公與釐有方聘名師禮學者
絃誦於今爲盛萬有書院而田弗充其何以仰稱上意胥君
袞遽捐田十八畝七分有奇楊生之洵遵父維鏞遺命捐田
十七畝有奇而徵予言爲記予曰凡無其事而食於人者非
民之窮卽其蠹焉者也自君子觀之二者皆天地之生物要
不可無以遂其生耳獨至於養士則其道有進焉者士之官
於朝者祿必稱其功學校之士祇名立行則皆其所自爲而
優以廩膳邑之士夫又能推廣朝家之意而不責其報皆所
以厚賢而禮異之豈以爲賜卹而已哉然而萬載士風好行
其德素矣民之窮而蠹者皆有所歸或且置田以贍之而未
有議及書院者豈福利之說中之與胥楊二君獨能勤勤於
此可謂知所本者矣抑吾尤願肄業其中者明此義也士必
修理陳義厚於自養而後無負乎養士之典不則名雖士也
殆亦民之蠹者耳使流俗謂膏火有田徒爲賑卹貧士之具
實應憎且羞矣多士勉乎哉

興賢堂田記

國朝邑令

吳

樹

欽縣
拔貢

文風之各出也視地氣爲豐嗇而鼓舞必因乎人事蓋有同
隸一布政司而踏省門應舉一邑或不過十餘人道紆而費
無出卽水陸四五百里之程寒素猶難之杖策走長安更無
待問故每有宿學妙才守燈火息意風簷者人數差而科名

因以此消長萬載興賢堂田租之所爲設也田之起自嘉慶
四年前縣虹橋來君創建考棚繕冊勸輸維時土著入者十
之七寄籍入其三輸旣踴躍董事復戒妄費節縮有方迄考
棚蕙事而金有餘以考棚之人固非獨試童子博一衿而已
皆將由是資於鄉燕於禮部臚唱於廷庶運而出以爲闔邑
光也鄉會試資斧宜於是焉出爰陸續購爲興賢田得六千
零二十七把歲入租可五百二十四石自嘉慶辛酉科始發
給春秋文武路費有年計萬載前後公事所畱餘不蝕蹤蹟
且可垂久者未有如茲役也戊辰秋余奉檄視篆茲土越歲
而縣人議立捐修考棚姓名於石以興賢田租實合邑文武
春秋試費之自宜定章程額數以昭畫一而憑爲遵守也酌
發給各屆鄉試爲錢人二千有四百會試暨拔優貢朝考爲
錢人二萬有四千有

恩科則分爲兩屆而各半之旣以是來請勒石以防挪移曷銷而
復乞余記事之言余攷縣志前濟南吾宗克菴先生涖縣時
諸生有公求科舉盤費之呈先生批答旣優許而厚贖之後
厥孫蟻園中丞來縣謁祠復畱金購田至今縣人以爲試費
前之人造士之殷流澤之善懇乎其至也今諸人士以縣試
立棚之餘不欲其耗乃能推展所事以大其用於以鼓文風
奠地氣從此裨益科名甲乙之伍聯翩而上正未有艾其用

意美而規模誠遠也已抑余更有爲諸君告者從來公財散於有常爲永利積於不用卽立弊今租入一以資試事惟穀價有餘乃畱以待修理考棚暨各庄屋其意是也若并二者而無須焉則莫如以益試費或更廣爲田毋令壅於公夫財者衆之爭公非可以私爭也勢必彼此借端互託爲公用公費興而試費寢矣此則興賢善後之要而余所願藉手以收效於久遠也夫

重置丁田橋公田記

胡知州

辛敏道

邑舉人

丁田橋去縣治東北數里許五鄉二十四都之民大半往來於斯橋創於元至正乙亥則邑民龍胸所建也明萬曆丙子

夏洪濤暴漲而此橋遂壞矣歷四十餘年弗克修至丁巳桐鄉姚侯令茲土見此橋爲市鎮通衢不可無遂捐俸爲倡鄉紳士民各協助焉敏道與其事鳩工庀材一歲而橋屹然鼎新侯復置田二十畝儲租爲修葺費第田隔橋頗遠租屢爲豪強乾沒及韋侯莅任查各處橋梁廢者興之缺者補之計及此橋之田擇附橋者倍價易之則皆取贏於侯也而又歲給以牛種令其田離橋不數百步一有緩急其人易收而便於用蓋相繼而殫厥心矣先是橋之旁姚侯欲建一巷以爲橋碑亭以覲去未果敏道於天啟二年冬捐建靈運謝公祠易橋名爲康樂左爲侯祠春秋二祀刻俎豆而尸祝之誰不

仰姚侯之德語云善作者未必善成我韋侯題額流芳易田
善後益垂不朽尸祝姚侯者後將尸祝韋侯宜已

萬載縣志

藝文中下